

戀愛與義務

羅維琛著

增訂本



行發館書印務



戀愛與義務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國難後第一版

(三八九二)

增訂 戀愛與義務 一冊

每冊定價大洋伍角伍分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著者 羅 琛

發行兼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上海及各埠

* 版 翻 *
* 權 印 *
* 所 必 *
* 有 究 *

初版原序

羅琛女士，華通齋先生之夫人也。原籍波蘭，長學法國，兼通英德俄諸國語及世界語；工文學，居北京既久，於治家政外，常盡力於慈善事業；尤喜爲有益社會之小說。近日以新著「戀愛與義務」小說漢文本見示；余方養病醫院，受而讀之，精神爲之一振。其敘事純用自然派作法；準個人適應環境之能力，而寫其因果之不爽。其宗旨則頗以自由戀愛在一種環境中，殆不免於痛苦；而以父母教育子女之義務爲歸宿。觀於逃亡之後，歷種種艱苦而善育其女，使得受高等教育；臨別則爲之送致於前夫而心乃安。實大任於失妻以後，亦主放任；其公平豁達，誠可爲同此境遇者之模範；而要其聚精會神，教育兩兒，使其成爲賢男良女，則尤作者所注意焉。

蔡元培敘

再版自序

余前著「戀愛與義務」用華英文先後出版；英文名曰 *Love and Duty*。現又用法文出版；而華文初版已罄，亦付再版；酌加串插，較舊本增厚；興味亦較深長。余不能作華文初版；由趙祖欣先生代譯；再版由陶湯姆先生代譯。讀者若認此書爲有一睬之價值，則功在二先生也。

再者，法文出版者名曰浮影 *La Symphonie des Ombreichinoises*。因避法國登記重複之故；並無他意，合併敘明。

羅琛自序。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月

戀愛與義務

一

乃凡上學堂底時候，剛十五歲。她原先在家裏念書；先生是個老頭兒，教她論語孟子；又教她寫字做文。

羅先生是請來教男孩兒的；不過，女孩兒也得到一點好處。

中國高等社會普通習慣，把老師請到家裏教孩子。他們以爲，送孩子到外頭去念書，總有點不妥；因此，一家孩子們和別家的小孩，很少接觸底機會。

一千九百一十一年革命以後，楊剛甫決定，把兒女送到學堂裏去，受點新教育，這並不是因爲他贊成革舊鼎新；也不是要替女兒打算，女兒受不受教育，他全不在乎：一來，她是個女孩；二來，

她已定親，算是人家的人兒了。

但是兒女自己，並不知道是已經定婚。父親以為，這不必告訴她；兒女底將來，本來是握在父母手裏底。至於他送女兒進學堂，不過是附和時髦，學學外國形式，免得人說他老朽罷了。

一天，楊剛甫把女兒叫到跟前，他自己坐在一張板硬的椅上，叉著大腿，顯出老長輩的氣派；他女兒一步一步底走到他前面，很恭敬底站著，低著頭，眼睛往下瞧，等她父親的話。

她有點害怕，心裏狐疑，不知道她父親要說什麼，他叫她來的時候很少，除非是責備他，或是有時誇獎她幾句；但是他沒做什麼該責備底事；「誇獎」嗎？她也沒做什麼值得誇獎底事；所以她就一邊疑慮，一邊靜靜底等著她父親。

剛甫用很尊嚴的聲調，對他說：「乃凡，我已經決定送你進學堂，一個新式官立的學堂，明天你就上學去。」

女兒抬起頭來，輕輕底答應一聲：「是，爹。」無論她心裏是願意不願意，她嘴裏總說「是。」乃凡從來不敢違拗她父親，也不敢和他爭辯；可是今天的「是」字，說的聲音，和平常有點兩樣。

此外，她父親沒說別的，她也默不一聲。

楊剛甫從來不管她女兒底心理，自然現在也照例不知道。

至於乃凡，素來不顯露她的感情，不表示她的意見；她總是緘默底隨和當時風俗習慣。

父親說完話後，乃凡就走開了，但是「明天你就上學堂去」一句話，還在耳朵裏響著，種種的從來沒想過的慾望，紛至沓來。她想，明天起，我的世界又換了一個，日後受過高等教育，能够自立，不和我姨媽一樣嗎？她母親沒死的時候，對她說過姨媽的故事，人家也常提起；乃凡就拿姨媽當個理想的人物，極力想模倣她。

乃凡幻想將來種種的幸福，高興不過；直要說出來，讓人家分得她底喜歡。但是，她到底沒說出來；一來，因為她一向沒有習慣表示什麼，二來，古人說得好，「喜怒哀樂，不形於色」表示了，未免不合禮教，並且，她的喜歡是對誰好呢？

乃凡八歲，母親就棄世了，但是，她還有四個母親，都是她爹的姨太，乃凡有時叫她們的小名，有時叫聲「姨娘」；最常用的，就是嘿嘿這兒來，嘿嘿什麼什麼。

家裏的夫夫小小，和使喚的人，都管她們叫大姨太二姨太！

楊剛甫娶了四個姨太，養了十個孩子。

乃凡是她髮妻獨生女兒。

乃凡底脾氣，跟她底弟兄弟姐妹，都不一樣；這也許是遺傳的關係。乃凡母親，是大家底閨秀；那幾位姨太太，是青樓中人，家世都不清白。乃凡從來不愛和那些姨太混在一起；她很慚愧小姐樣，和她母親一般；至於那夥姨太太，都是不知羞恥的女人；她們的孩子，也全是沒教養底孩子；所以他們家裏，一天不得安靜，總是吵吵鬧鬧底互相傾軋。乃凡能够躲開他們，總是躲開他們。

這些事，都發生在門牆之內；但打架嚷罵的響聲，有時就飛越高牆之外；和市中囂塵，混合在一塊。

乃凡的父親呢？她簡直不知他是怎麼樣底人；他在家底時候很少；有時候，讓人請到館子裏去吃飯；有時候，就上茶館裏閒坐；至於家事，他是不聞不問。

剛甫的責任，和普通底家長一樣，只在供給他一家吃的穿的。

人總說楊剛甫的門面大，意思就是說他使錢很闊綽。好些親戚朋友，住在他家裏，就是朋友的朋友，也從來沒拒絕過。因此他的家，很像個公寓或是旅館。

像楊剛甫這種人家，家長能够一日掙著大錢，就都平安無事；但是，地位越高就越危險；有些人，都在那裏陰謀攘奪，家長的地位，若是一旦因此丟了，那許多的門客，就要受影響了。俗語說得好：「樹倒猢猻倒。」

二

乃凡心裏，極端崇拜她姨媽；她切望能够學她的樣子。她還記得，從前母親怎麼跟她講姨媽底故事。她一想起母親底家世，就很覺得自傲。

她母親母家姓張，是四川一個世家。她外祖父張夫子，是他們住家那一縣底知縣；他是一位很有學問底人，公事之暇，就專心於著述。

張夫子爲人很恭謹；文筆又很典雅；所以人人都稱讚他好；連皇上也念他文章。他平生是孔孟的信徒；文章之外，自持非常底謹嚴。

張夫子可以說是個有福氣底人。他有人尊敬他，又有錢財，又有名氣。他愁的只有一件，就是

膝下沒有兒子。他的妻子，替他養了六個女孩兒；但是總不養男孩兒，也著實著急。她猜丈夫心裏，一定暗裏發愁；所以她自己就替他找個姨太。

他們家裏，有一個小丫頭，四歲就買來底。這是有一回飢荒，一個鄉婦沒得吃的，把親生的女兒，五塊錢就賣給張家太太了。這價錢，算是很賤；因為這丫頭，臉色很青，有點病態。張太太買的時候，並沒想到自己利益，不過是一種慈善心底作用罷了。

賣小孩，在中國是很平常的事。張太太看好人家都有幾個使喚底丫頭，所以也就買這麼一個沒落底小孩。

小梅所受底待遇很好。小的時候，人家給他吃的穿的；病了，太太自己照應。到十歲時候，她就會替太太裝水煙袋，打蒼蠅蚊子，給客人捧茶，收拾零星東西等雜事。張家底來客很多，因此小梅很拿了幾個賞錢。

小梅有吃有穿，覺得很快活，也就不想家了。

她彷彿還記得小時候在老家裏的窮苦。

不久，小梅長大了；太太就給她置幾件銀首飾，幾套年節穿底好衣服。丫頭打扮得齊整，也顯得主人家體面。

小梅的年紀，可以出嫁了；張太太認真底辦起來。

在買契上已經說好，丫頭將來的大事，是由主人代辦底。

張家有個忠僕，跟小梅很可以配合；老爺想把小梅配給他，可是太太不贊成；因為這僕人，不知道他自己的父母祖宗是誰。

僕人因為這個，自己也覺得只配娶個窮家的女兒，不敢高攀。小梅雖是丫頭，可是父母家世都很清白。

小梅並不想嫁人，不想變動；她很滿意留戀現在這般底生活；所以有人問她，她直是哭；她說：「我情願守在主人家裏過一輩子。」

張太太看丫頭這麼依依不捨；她丈夫又正愁沒男嗣；自己四十多歲，是養不了的了；所以就打定一個主意，把愛妬之心攔下；盡一個賢妻的本分。

一天，並沒有節期宴會；太太叫這丫頭穿戴好了。小梅不知怎麼一回事，只聽著她的吩咐辦。張太太替他梳頭搽粉；隨後，攙著她胳膊，帶她到老爺那兒。這丫頭，眼睛不敢往上瞧，羞答答底讓太太擺佈。

張夫子正背着孟子的「不孝有三，無後爲大。」

張太太對丈夫沒言語，只握握他的手，比平常稍爲用勁點；彷彿將要離別，而已經打算忍受這個痛苦似的。她握一會兒，就放了；換了丫頭的手，還是沒言語，臉上帶淚底讓他們進屋子裏；這纔低聲底對丈夫說：「你們倆兒的事，全都豫備好了。」

張夫子有點不知道怎麼辦底樣子。小梅就在太太跟前跪下，像是祝福底表示；或像是極端服從底表示。

張太太沒得話可說，就走開了。

這天夜裏，太太就到廟裏去求觀音；買了香燭，虔心底默禱。

第二天，張太太吩咐家裏人和底下人，以後小梅該叫姨太太，又辦一桌好酒席，請一家裏的

人，底下人也得了幾個特外的賞錢。這天以後，一切如常；小梅又快活又感激；對老爺太太，格外的馴良服從。

過了些時候，希望的男嗣，居然有了。太太抱著孩子，送給丈夫；她爲自己想，雖然有點難過，可是到底能够假手於人，養個男孩子給丈夫，也算是一件可喜的事。

不幸小梅本來很孱弱，因此她的孩子，一生下來，體質就不很好；他常常害病；太太跟他的親娘，都盡心盡力底扶持；但是到了後來，就天逝了。

這個獨生的男嗣死後，全家裏人，都怏怏不樂。他的父母姐妹，更是哀悼不已。

張夫子心裏，要算最難過了，因爲他自已也上了年紀，不會再有兒子了。他時常著述點東西，希望自已死後，可以讓兒子替他刻板印出來；他的文章，不願在生前就流傳出去。

莫邪瞧著父親哀傷，格外底感動。

眼眶漫著眼淚底答應她父親，願意承負他所希望於兒子底責任。

張夫子還不知道他女兒的學問很好。原來她比兒子還要強，這真出於張夫子意料之外，莫

邪說從前她弟兄做文章的時候，她就常幫着他們。

過些時候，她想應試高等女師範，求她父親的同意；她說將來想當教習；他父親答應了。張夫子講起他的女兒，非常高興，只後悔沒早賞識她；對女兒的教育，一向沒十分注意。

莫邪變成父親頂好的幫手。父親死後，她把遺書刻出來，還加些註解，因此頗負一時之聲望。莫邪還有點故事。她嫁給一個同等階級而沒有多少學問底男人；他在衙門裏也做個官，但是品行十分不檢點；整日打麻雀；有時也贏，多半成千成百底輸了。

有一天，法庭裏有人告他假造契據；所以就把他拘留來了。人家因為他平素名聲不好；打牌又常輸；就多半相信是他假造底。

這是一件敗家聲的事。

莫邪親知道他丈夫並沒有假造什麼契據，所以滿胸義氣底想援救她丈夫。她在學堂裏念過書的，因此居然能够在一個女子學校裏當個教員。

過了一時，她替丈夫還了債以外，還省下一筆款子，委託律師代丈夫辯護。

案子覆審後，丈夫就放出來了。

外面聽見這事的，莫不同口一聲，誇獎莫邪的義氣能幹。

乃凡很愛聽這段故事；她以為莫邪所以能如此者，就因為她是受過新教育，所以素常名譽這麼好。

莫邪本來也可以求家人之助，但是她願意自立，不願倚靠他人。在那個時代，莫邪真可以算是一個非常的女子。

三

父親送她進學堂；無論他底動機是什麼，乃凡到底進去了。

她滿心希望開始一種新生活；享受新自由；遭遇種種有趣味的環境。

第一天，她跨出門檻，覺得空氣也清新了。從前她出門的時候，總有人陪着她；這一天出去，彷彿釋了重負似底。

自從上學那天起，每日朝上，只見她挾着一個紅黑格底布書包，飛快底在街上走。

那天起，她纔覺得，她是自己所有底；處處都比從前有趣味；她自在底欣賞大自然；看天也比平常藍了，樹也更綠了，花也更香了，地也更闊了；四周圍的空氣，都瀰漫着新生活的滋味。

這女孩，每日必經過的道，還沒有受西洋化底薰染，雖然有不少要人在那兒住，這條道還仍舊是窄的，兩旁的房子，也沒有樓，每家房子，都圍著高牆，顯出一種尊嚴氣象。

一路上，乃凡想「牆越高，裏頭的秘密詭隱也越多。」一直到學堂門口，她直在想像這牆裏面的種種。

她頂喜歡底，就是這些房子裏露出來的樹頂。街上越空越沒樹；在人家院子裏的綠色，就越顯得可愛。

乃凡家裏的樹，跟別家底一樣蒼老遒勁。有的聳出牆外，彷彿伸首探望過路人。

樹枝子彷彿也知道這家裏一切隱情秘密，不過像個緘默底旁觀者，總是不言語而已。

李靜仁住在乃凡底對過。他做很大的官，歷代是書香之家。有一天，他兒子李祖義，上學比平常晚點，正逢着乃凡也上學。

祖義看見了她，非常高興。他知道對過家裏有位小姐，但是到今天纔算第一遭看見。他就跟在後面，不住底偷看她後影。

乃凡也知道他住在對過那家，不過不知他是那家的少爺，還是親戚。從前她什麼都不管，也不想管他。近來變活潑了，對外界人物，不期然都發生興趣。她知道有人和她一路走，覺得很高興。楊李兩家，一向不相往來。他們做的，倒是同品的官，清朝時候，都戴過紅頂的。他們兩家沒來往底緣故，就是因為省分兩樣。

李靜仁是四川人，楊剛甫是江蘇人。

同鄉有什麼隔閡呢？他們說的話兩樣；風俗習慣也兩樣，所以他們兩家很生。

李祖義不理這些省界的分別；也不管他們父母因省籍而生的種種隔膜。從這天後，他每日故意遲半點鐘出門。因為這個，他每日在教員面前，造出不知多少的謊語；不是起晚了，就是尋書耽誤了。

有一天，乃凡偶然回頭，看了一眼，祖義一見她又深又黑的眼，極俊俏的五官，並且那秀慧眼光中，還含著一種沈思的意味，祖義覺得身子在雲霧中了。

乃凡看見李祖義在那裏偷看她，便臉一紅，低下頭，自己走路。從那天路，鄰女的音容笑貌，深

深底印在祖義的腦內。

乃凡並沒十分注意於祖義；她每日仍舊照常走她的路。

祖義的教員，每日總勸他早來；甚至於懲戒；但終歸無用。

他們常說：祖義是個很好底孩子，又聰明，又勤學，並不是個懶學生；但是，他遲到的毛病，總改不了，這是什麼緣故？他們問過他多少次，他始終不說，這是他的祕密，萬不能使第二人知道。別的學生，多盼望星期到來；他却不然；星期日是他的仇敵。因此到了星期一，他便急急忙忙底跑到街上，專盼着乃凡。

日積月累，他就這樣過了好幾年；喜喜歡歡底每日看她。她呢，因為後面有人跟着，也很快活。有一天，祖義跟着乃凡走底時候；從一條小衚衕內，忽然跑出一隻狗；乃凡沒有躲開，竟被他。在腿上咬了一口。那隻狗，咬着還不放鬆，乃凡連怕帶疼，就倒在地下。

這是千年不過底機會，祖義那肯錯過；趕緊連竄帶跑，跑到面前，伸出兩手，將狗的脖子握住，直等到狗的呼息斷了，方纔撒手；然後掏出手帕，將乃凡的腿綁上；還怕不夠，又將自己大衫的底

襟，也扯下來綁了。

乃凡那時，嚇得糊裏糊塗，任他綁紮。綁完，他將乃凡扶起，乃凡僅低低說了一聲謝謝；但是這聲謝謝裏面，不知含着多少感激的情意。那時，晨光尙早，行人稀靜，但聽見賣薯底聲音。

祖義看她一顛一顛底去遠了，遂呆呆底走到學堂。第一課堂已散，教員問他爲什麼來得這樣遲，他死也不肯說出緣故；情願受罰；因爲假使露了祕密，同學一定要嘲笑他。

第二天，他便沒有看見乃凡；一直過了二星期，乃凡纔照常上學。

祖義一見便紅了臉，答趑着走了過去；輕輕底問道：『好了嗎？』乃凡答應道：『全好了，我在病院住了實足二星期；謝謝你，此次全虧你呀。』說完，笑着去了。

從此他們每晨見面，便互相笑迷迷底點頭；雖不交談，彼此的意思更可以了然。

在祖義家內，有一棵老樹，枝柯參天，一直高出牆外，越過小街，直和乃凡家底一棵大樹挨着。彼此接到一起，彷彿二個朋友，祖義每日十分用心收拾這棵老樹。

這棵老樹，由他家裏取得了生命，一直長到對面乃凡家裏；將她的香氣，一直送給祖義心愛

底人。

祖義在樹下，放了一張凳子，時常坐在上邊做詩讀書。這棵老樹，天天對了他的真摯情意，似乎十分感動，將他默默中底情緒，傳給他心愛的人。對面那棵樹底瑟瑟響聲，很像是乃凡的回信。這些枝子說底什麼，這些葉子囁嚅底什麼，只有這一對情人自己知道。這種沒詞底歌兒，只有他們倆，富於愛情，詩興濃厚底少年，可以領會。

但是好事多磨，這種快樂夢境，不久就有變幻了。

四

李祖義一夜甦醒過來好幾回；他彷彿浸在沒底的黑暗裏面；像日光再也不會照臨底樣子。種種悲痛，壓住他的心，使他幾乎沒有力量呼吸。他想挪開這塊重壓，但是挪不開；只覺得渾身發痛，彷彿骨節都粉碎了似的。他想站起來，但是有東西束縛他，使他鬆動不得。迷糊間，這塊重壓，自己落下了；他胸口忽然輕鬆了好些；骨節也活動了。這纔想起來，父親昨天對他說的話：『你今年年紀已經十八歲了，現在學堂裏也快畢業了，以後你就進上海學堂去念書；那裏底學堂，比這裏底強。你要好好底做個有學問有智識的人……』往下，他想不起來了。

他父親的話，祖義聽了，就彷彿有人用快刀刺開他的大腿；他痛極了，想嚷嚷或是逃了，不往

下聽；但是父命不可違，他的痛苦也只好忍受而已。

他屢次想把實情告訴父親；但是他正想開口，話就在喉嚨裏哽著。

祖義雖是沒言語，但是心裏的隱痛，不期然底就露出來。

他父親以為他身上不適，叫人煎杯若口底藥給他吃。

夜晚已經過了，天還是漆黑。單調底雨點，彷彿是訴說不幸的豫兆。每一滴雨點，都滴到他負傷底心頭上。

這晚上，他母親聽見她兒子獨自歎息；第二天，一清早，她就拿着煎好底藥，送到他前面；柔和底說道：『兒吃了藥，就會好了。』此外還一五一十底訴說臨別依戀之情。

只因爲這一去，是爲他底好，後來倘是做個有學問有智識的人，也是替李家增光，他是獨生子，尤其該負這個責任。

從前，他的確想做個偉大人物，有名學者；一想到以後上上海求學，會見許多朋友親戚，總覺得很高興。現在可不然，他覺得前途一切都很渺茫。

李祖義沒說什麼，只把藥吃下去；就起來了。他一步一步底拖着走，彷彿一個受了重傷底人。他想走到那棵老樹旁邊，對那密枝濃葉，訴說他的痛苦，煩他傳遞給他的乃凡。

一早，雨沒停，因此他不能到樹下去；連蒼天也不體恤他的心意。獨自屋裏痴想，怎麼能離開這兒呢，再也聽不見這樹的瀟瀟響聲，再也看不見這知心底枝葉。

他父親雖是一個舊官僚，但是深信新學；故此，祖義很想向他和盤托出；但是從那裏說起？怎樣說法？他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。他只覺心魂都被鄰女吸住；走到那裏，鄰女的影子也跟到那裏；但是這種話，怎麼向父親說？並且，口未開，臉先紅；話到口邊，怕也難於出口。

他父親察見他兒子的氣色，與往常有異；就說他病還沒好，還得吃一兩服補藥。

祖義想直說：「他心裏已經够苦的，不必再吃苦藥了；」他將要說出來，還是說不出來；他把手擱在嘴邊，只能說道，「我還牙疼啊。」

他父親說：「牙痛是因爲心火，你該靜心養養纔是。」

一連過了幾天，祖義沒把心事說出來。

行裝都齊全了，再過幾天，他就要動身了。

這幾天，烏雲密佈，雨如傾盆，到他動身底前一晚上，雨纔算停了。

那日天晴了，可是又刮起一陣惡風，咆哮不已。

動身這一天，祖義一清早就起來了。

那時天剛矇矓亮，他走到知己底樹下，對枝子訴說他的離情。

從前，他在這樹下，做過不少快樂的夢和詩，那想到有今日這般情景。

四周圍的東西，都彷彿在哀悼似的。

鳥的啁啾，就彷彿是他靈魂的悲訴，花朵上的露水，就彷彿天然的淚球。

先前仁慈恬靜的天，今日變成這麼黯淡無情。自然界籠罩着無限的悲哀，風吹着枝葉，彷彿

樹也在歎息。

李祖義想把他受苦底靈魂，放在詩裏，送給他的愛人：

儂本是希望無窮的春天，

但覺得嚴冬忽在身邊，

彷彿有一層厚雪包着我自踵至顛；

載滿熟果的夏天不知去向，

收穫五穀的秋天已在烏有之鄉；

儂本抱着滿腹底春興，

今日嚴雪迫死我於非命；

這是他想給乃凡底詩。

但是還得寫一封信。信上說什麼呢？他沉吟了半天，提筆寫道：

「賢姐：我快動身，往上海去上學了。」

這是我父親的命令，只能遵從。從此，一切我所親愛的，我所貴重的，只好離開了。心裏的悲傷，我說不出來。

信已經寫了，但是怎麼遞給她呢？

他跑到乃凡每日必經底一家店前，將信丟在地下，自己躲在一旁。一會兒，乃凡來了，見了信，便拾起來，放在懷內。

祖義看見他寫給親愛的詩信，已經安安穩穩底在親愛的懷裏了；因此，雖是滿腹離愁，還算有些安慰。

信內底話，可以說是沒有白費，彷彿種子落在肥田上，漸漸底就生根出苗，開花結果。

五

乃凡照舊上學，不過此後沒有人再在她後面追隨，沒有人再關心她。街上來往的行人，固然仍舊是熙熙攘攘，絡繹不絕；但在她心目中那條街，竟像空巷。她一心只追憶，先前在這條道上，跟隨她的人；彷彿還記得他銳利的眼光，穿過她的骨肉，一直刺入她的靈魂。

她知道李祖義已經動身了，心裏難過，雖不必說，至於他寫給她的詩信已經慎重底收好了。她時時把詩信拿出來，念了又念，每回重念，都覺得有新意味。

乃凡覺得，她的心，彷彿死去一般。她沒上學的時候，就一個人在家裏發呆。

有時候，眼淚不自禁底落個不住；她不知道自己爲什麼哭；也說不出來心裏是什麼感覺。只

彷彿深處帶了不可醫治底創痕，時時使她傷心流淚。

乃凡從來沒把心裏底感覺說出來，誰能够理會她的希望和她的痛苦呢，誰能够勸解她呢。又過了好幾個月。

一天，陰天，早上風刮得像死人歎息一般，彷彿牠雖已經絕望了，還仍舊爭扎着呻吟；乃凡父親把她叫到跟前。

乃凡低着頭，慢慢底走到她父親前面，她不知道父親要說什麼；心裏害怕，直想躲開；但是到底還是站在一旁，恭恭敬敬底等着。

父親對她說：

你三歲時候，我已把你許給同鄉黃惺生做長媳；他是我的好朋友；在老鄉同學過幾年；你今年已到十八歲，論理也該預備預備纔是。一月後就是婚期；你自明天起，就不用上學去了。我想你在校中，一定學得良妻賢母底大道理；至於辦事和事姑相夫底俗套，自不必說。在家裏，我知道你學不出什麼好來底；幾個姨娘，都沒受過教育，那比得上你先母。

父親還用素常嚴重底聲調說：「這回不是說『明天你就上學去』；這回是說『一月後就是婚期。』」

乃凡聽了，彷彿聽見宣布死刑。她沒言語，只覺得一陣黑影，便淚水汪汪；她眼前東西，都變模糊了；但她依然擦乾淚痕，勇敢底站着。

乃凡想把同學常說底新裏，什麼婚姻自主呢，父母不得逼嫁呢，解釋給父親聽；乘便並可提出天天遇見底那個少年。但是想了半天，實在難以出口；遂抖抖索索哭倒在父親膝下，嗚噎了半天；一句話也說不出口。牠父親當作她害羞，也不以為奇；可是，乃凡耳朵裏響底，總是父親那句話，就是「一月後婚期就到了。」

婚事齊備了，乃凡一句都沒言語。她姑母說：婚期以前，未婚夫可以來跟她見面談談。其實談談有什麼用處？他們底婚姻，早已由旁人代定，就像生米做成熟飯。假使接談了兩面氣味不相投，楊剛甫還肯取消婚姻嗎？不過他以為這麼辦，可以博得新人物底頭銜就是了。

乃凡直想把心事對父親說；但是怎麼說好呢？說她惦着那位已去底少年嗎？說他寫給她底

詩，非常感動她嗎？她又想究竟他現在是怎樣呢！他與她原來不是同鄉，也許他自小跟同鄉女子定下婚約呢。她心裏這樣想，心裏也這樣痛。

一星期後，未婚夫到了。他是個很有禮貌底人；說起話來，非常謙恭；就他們倆在一柵屋裏，但他簡直沒有抬眼瞧她；她也不知道眼睛往那兒瞧。結果，他照俗例說一句「小姐！吃過飯啦？」她答說「騙過了！」其實那日她心裏難受，什麼東西都沒嚐。他走近窗戶台，往外瞧一瞧，又說「今日天氣好啊。」她嗒喪底答說「今天太陽出得太早，恐怕要括風。」未婚夫再望望天邊，也說道「是要括風底天氣。」

一月後，他們結婚了。

六

乃凡跟黃大任，正式成爲夫妻了。但是，倆人先前，並沒有如是底願望；都不過依照舊禮節舊風俗，辦了這樁喜事。

最希望他們結婚底，是大任的祖母。她今年快六十歲，急想抱會孫。

大任父親是個新人物，反對「自小定婚」底舊習慣；但是他母親這麼主張，他只好順從。

至於婚禮，黃大任父子，都想等到大任自己滿了二十一歲，能够獨立養家，然後舉行。祖母雖心急，也沒法子；只有向隣家去告訴；她總是歎口氣說道：

「喂，從前小孩，都是十六歲就娶媳婦，現在大兩樣了；大人說的話，小孩全不聽；那有從前那

樣規規矩矩呢。

其實她心裏就是想抱孫子又抱曾孫子；她以為總得五代同堂，纔算有福氣。

過些時候，大任在上海縣政府裏，尋着一個差事。就跟父親商量好，把妻子接去。

這個祖母，又不贊成。她說兒孫不可遠行；倘是有事出去了，媳婦也該留在家裏，服侍翁姑，那纔算得是孝順。

但大任是個時代底人物，他只往前進，沒有開倒車底。

大任在外面，名譽很好。乃凡也承認他是聰明能幹底大丈夫；她想，也許好些女子，都正妬忌她呢。

但是，乃凡依然冷淡；他的好處，她也不覺好；他有不好底地方，她也不覺得壞。

乃凡是個「能盡婦道」底妻子。她對丈夫，步步都是服從；但是除了這點外，她總是冷淡底。無論丈夫跟她商量什麼，她總說「我都可以，只要你說行，就行。」

大任在家，既不滿意，就跑到外面去尋樂。他覺得妻子雖美，可不使人愛。

大任朋友，都不明白緣由；他有這麼美這麼賢底妻子在家裏，爲什麼他不自滿足呢？只常聽他對朋友說：

我內人的容貌，是無可批評底；但是沒有一毫意趣；雖像旁人一樣能够呼吸，但算不得一個活人。

乃凡聽見人稱讚丈夫；有時候，牠沒言語；有時候，說幾句不關痛痒底空話。她很知道，他是很良的良人，她自己也不懂什麼緣故，總覺得不很關心。

大任因爲妻子冷淡，在外面底時候，越發多了。

乃凡並不介意；越清靜覺得越好；他在家不在家，與她無干；清靜之中，倒可以想入非非呢。他整日夜想入非非，想那往日追隨身後底那個人。

從前，只要聽見那位少年的腳聲，她就心花怒發，喜得要狂。像吸鐵石一樣，她的心肝，她的五官，沒有一物不是那少年吸去了。

有時候，她想把一切往事忘掉，就現在境地，聊度天年。但是薄弱的意志，敵不過強烈的情緒；

昔日底情景，總在腦裏纏繞。

乃凡對什麼都冷淡。衣服也不很修飾，家務也不很料理；她惟一底目的，就是怎麼把光陰消磨過去。有時候，她到他人家裏坐坐閒談，但總覺沒有趣味；漸漸底沒有別法，只好打牌；有時候，就由晚上一直打到朝上。

她丈夫也一樣底賭；不過他打的是撲克牌；有時候，不過把紙牌配成各種形狀而已；並且比她有節制；她總在外面打，或者在朋友家裏，或者和幾個妓女在酒館裏。

一年後，乃凡養了一個男孩；合家歡喜，尤其是祖母。又過一年，乃凡又養一個女孩。

現在，乃凡不打牌了，也不往他人家裏閒坐了。全副精神，注在兒女身上，她彷彿得到一種生活底根據；她要把孩子們細心撫養，可以補補已傷破底心腸。

七

李祖義在上海，上了三年學。這三年間，他時時刻刻想念父母，尤其想念那位縹緲底隣女。現在他優等畢業了；起程北歸，多麼快樂啊！

祖義覺得回家去底火車，走得太慢，一路上停底次數也太多。

到了到了。父母看見兒子畢業回來，非常高興；遠近底朋友親戚，都來拜賀；和祖義談談上海求學底情形。

祖義應酬得很忙；他很簡短底答覆親朋；對於恭維之詞，一一急促底謙謝；轉向僕人打聽別後本地情形。

他找到一個清閑底當兒，和僕人從從容容底攀談；他說廚子氣色很好呀；老王樣子聰明了好些。

他對於管家底和奶媽，更注意點。他送男的一件袍料，送女的一根金簪；因為這對夫婦，在祖義出世底時候，就在家裏，一直瞧他長大底。

祖義探問他們好些話，也給他們講些上海情形；奶媽尤其愛聽，祖義向來知道她底。到晚上，他和奶媽，越講越有勁。先頭，他說嬷嬷戴了金簪更好看；奶媽拿在手裏顛顛，覺得還重，就很高興。

祖義見她高興，就說：日裏你告訴我好些新聞，還有別的呢？再講我聽聽。

奶媽很滿意底說：是還有……；我再講給你聽。

祖義知道她惟一底職務，就是一張嘴；做奶媽底，照例不必什麼雜事，她男人也不過替老爺寫幾張請帖，捧茶敬烟，招待客人而已。她們在李家，算是老資格。

奶媽愛說話，並且確有說話底天才；只要有人問她，她便像一個話匣，滔滔底講個不休。

奶媽說話時候，不一定有人愛聽；今日少爺特意請她講，其喜可知了。她就坐他旁邊，歷歷拉拉底說些本地風光。

祖義說：嬈嬈，你講這些本地新聞，都有意味；偕們街坊有什麼新聞沒有？

奶媽講起張麻甫先生，從前怎樣做官有錢；就因為愛抽大烟，破了家；死後，連棺木錢都是人家施給底。郭宅底喪事，不是怎麼闊綽，七日七夜，經懺沒有間斷；喪費共用了三千多元；事辦完後，幾個兒子便不能支持；把房子傢伙都變賣了；米舖也倒閉了；到如今，弄得各自到處謀事不得呢。

她講到對過那家姑娘出閣，怎麼號啕大哭，怎麼拉上喜轎；祖義三番五次底打斷她的話頭，問這個問那個，問個不休；奶媽那裏知道幼主心裏，聽了這話，是怎樣底感動。祖義幾乎要倒在地；眼淚幾乎落出來，他急用小刀把中指割破，推說疼得哭了。奶媽以為他所哭底是手上的傷，那裏知道他所哭底是心上的傷。

.....

祖義覺得心之深處，有不可言狀底悲楚。那天晚上，他推說頭痛，沒吃晚飯。

他父母很擔憂，因為他早上剛回來底時候，精神很活潑；爲什麼還沒到天黑，他就臉色慘白，眼睛通紅呢。

奶媽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。

父母問祖義，有什麼不舒服；他沒得什麼可說，就說手傷了。

.....
過幾天，他不但沒瘥，臉色越發青，身體越發瘦了。

八

李祖義想把隣女倩影忘掉；可是越要把她忘掉，心裏越想得厲害；彷彿一個已故底愛人，永遠忘不了似底。他把將來底希望，都丟在腦後；只回憶過去底痕迹，親愛甜蜜的過去。

他想到破壞他一切幸福底過去，就異常悲痛。有時候，他只怪自己，有時候，她又原恕自己；他以爲一個親愛的死了，總該深深底哀悼；等到哀悼够了，再不想她權利。

他不能自主，過去底影子，總在前後跟隨；他一閉目，就看見隣女走路底姿勢。每天，祖義總要在舊日上學底道上，重走幾遍；他彷彿還能認出芳足所遺留底痕迹。

他還記得，她被狗咬傷，替她綁腿；她的眼光，是怎麼深沈柔和；後來怎麼感激謝他；他把撕破

了底那件襯衫，當做神靈底東西，收起來，從來沒離開牠；這塊紀念物，從前怎樣使他快樂；現在，只使他悲傷。

祖義在上海時候，認識不少女同學；容貌都不醜，並且都能說外國話；但總不能替換他最初底愛情；總也不能洗刷他腦海中隣女底影子。

祖義自上海回來時候，滿想把他心事，告訴父親；說破他愛上一個女子，想娶她為妻。自然說的時候，不這麼直說，他早想好一種婉轉底說法。

他原來還沒有訂婚。父親對於他的婚姻，向持放任主義，以為兒女婚姻，是兒女自己底事；為他們幸福起見，應當由他們自主。

祖義追悔當時沒把隱情告訴父親；又悔當時沒有把愛情對隣女說破；若是早說，也許婚事成就了。他那裏知道隣女自小就定了婚底。

他的香夢，烟消雲散了；他的希望慾愛，深深底掩埋了；他只能哀悼已死之人。他的愁恨，無窮無盡；漸漸底，他對誰也有疑懼之心了。

他的心事，總沒和旁人說過；誰能諒能他的隱衷呢？誰能安慰他呢？他只能走到昔日寄情底那棵樹下，發洩鬱悶。抬頭一看，對面那棵大樹，仍舊巍然矗立；但是那些枝葉，現在所囁嚅底是什麼？是痛苦底回音，彷彿陪他歎息。

祖義常到樹下，和牠攀談。正值秋末冬初時候，黃葉盡脫；祖義自己想道：樹葉到了冬天，便都枯黃零落；雖然明年春天，新鮮綠葉，又蓬蓬勃勃長出來；但是舊葉的幸福，從此沒有了。所以樹的景象，在他眼中，覺得非常淒慘；牆頭垂下兩根頹喪底殘枝，更顯得無精打采。

祖義無心去收拾牠，因為沒有用處了；即使收拾得枝幹茂盛，牠的花和香，又能傳給誰呢？他心中底愛物，已不在旁邊，在那很遠很遠底天邊，他也不打聽；打聽了也沒用。

祖義那時，是一個純潔少年；既沒有受壞小說底薰染，也沒有受萬惡社會底誘惑。

祖義母親，有一天，向祖義說：你每天吃得不多，兩眼通紅，大概是心火太盛；我想請一位頂好底大夫，就是治好督軍底那個名醫，來瞧瞧你怎麼樣。

祖義答說：娘不必過慮，只消過幾天，自然會好底；我沒有什麼大病，只要好好靜養，就行了。

從此，他便終日躲在屋裏，愁鬱不能自解。過了幾天，病到不能起床；所說底名醫，來瞧了一次；只說不是病症，是體氣太虧了。可憐底老人家，便瘋了似的，購買補藥，人參于朮等等，自不消說。

補藥無效；祖義照舊面黃肌瘦，如有所思。一天，大夫說：北方氣候，與病人不相宜，最好是回到南方。

離開這個地方，這個觸目皆是往迹底地方，祖義也不反對。他想，在別處居留，或可忘記那段傷心史。他又想，自己年紀不小，該圖自立了。

父親對祖義說：上海是僭們老鄉；我總想覓個機會，回去一趟；你先去，等你找到差使後，我就向衙門辭職也來。

祖義往上海，誰都贊成；奶媽跟她男人，也很贊成，他們倆，都是老家人，常常參預家事，若不採用她的條陳，她就要生氣。

奶媽驕傲底說：

老家天氣，自然比此地好，地方一換，木土總不服；少爺還是回南的好；我們也可跟去。

奶媽盼望少爺回南，因為自己也是江蘇人，很想回到老家，過她殘年。
她想：若是少爺在上海做事，老爺太太，自然同去；那時我也跟去，豈不甚好嗎。

九

沒多時候以後，李祖義又到上海了。

上海這個地方，是外國人在中國匯聚底地方；受外國影響最複雜；好影響固有，壞影響亦不少。

祖義現在能够獨立了。父親勸他，不要在政府裏作事；因為自從民國以來，做官底人，地位都不穩固；頂討厭底，是種種暗中的陰謀傾軋；他和父親，也是一個脾氣。

他先前，念過商業底課程，所以也無須在政府做事。

他去見柳未濟，送他一副對聯，是父親親筆寫底。

祖義父親，寫字很有名氣，無論新派舊派，都很珍視。自新學興起以來，考研字法底人，越來越少；能够寫得這樣老練純熟底，真不多見。

柳未濟是個實業家。他就是祖義肄業底那個商業學校底董事；他也聽見過祖義的名字；也知道他是個功課很好底學生。

沒多久後，祖義就在一個洋行裏，找到很好的位置；進去時候，就做副經理。

初就職那幾天，祖義整天忙着職務和應酬；別事都不遑顧。

過了些日子，什麼都安排好了，他又恢復從前在家時候底冷淡態度。天天公事辦完，不曉得做些什麼，彷彿一隻無舵底船，隨流所至，不知到那裏去。

朋友熟人，覺得奇怪；都來問他；他總是含糊底答應他們。

從前，祖義非常活潑；說話比人急；吃飯走路比人快；所以綽號叫做「忙人」。

那時，他一心一意只想乃凡；他希望趕快畢業了回家。今日越忙，將來底幸福享得越早。

現在，他一切舉動都慢起來；走路說話，都像費心思似底。他覺得時光太長，長到沒底止。因此

他的綽號，變叫「老慢。」

他去看朋友底時候很少；因為怕他們作無謂底盤問。有時候，他上珈琲茶館裏去；其實這些茶館，就是妓館。漸漸底，他就變做城裏「羣芳館」的老主顧。

羣芳館是上海著名底妓館；上那兒去底人們，都是些大人物。

鴉母買了十個女孩，都是自小買來底。正逢着饑饉災難底時候，身價極賤。人們不到極窮苦底時候，誰也不肯賣子鬻妻；尤其是賣給賤業底人。

這個鴉母，又精明，又狡猾；她所買底這些女兒，都是江蘇人；她自己却是河北人。嫖客也多半是河北人。

她知道江蘇地方，出產漂亮姑娘；身價雖比別地貴得多，但是獲利也要多幾倍。

這些女孩，身價之高低，要看年紀大小，又要看面貌美醜。若是相貌好，年紀又在十歲左右，身價就很大了；因為十歲這年紀，正是可以訓練底時候；若是小於十歲，那就要白養幾年，方能够開始訓練。

這類雛妓，所受待遇並不惡。小時候，有吃有穿，不過穿得樸素罷了。到了十五歲，就是可以接客掙錢底時候，她們就打扮起來，引誘客人；那個時候，鴇母就可漁利了。

這個鴇母底行業，不啻是個鼎鼎大名。她的乾女兒，都還長得漂亮；不輕易招待生客；若是錢包不滿，或是沒人介紹，嫖客就不用想走進去。

妓館慣例，先喝茶，後吃酒，最後打牌。祖義打牌，打得很起勁。好些年輕客人，到那兒去輸錢，博姑娘的歡心；祖義也願輸錢，却不想拿輸去底錢來換愛情。

高等妓館裏，嫖客初到，不能就想渡夜。必得常來，常打牌，常輸錢，然後有度夜底希望。有些少年，想吃天鵝肉，破了家產，還是吃不到。

妓分三等；頭等底，大概是有特別姿色的處女，歌藝也要好。想得這般校書底歡心，費錢不在少數。第二等是開過花底妓女；第三等是將要凋謝底了。

寶珠雖然不是處女，但她還是頭等裏頂時髦底一個；模樣兒又好，又聰明，唱的也頗能動聽。被她迷惑底人雖不少；真能得她歡心底，却也不多。要得寶珠垂青，化錢之外，還得性情文雅。

祖義不管那些；頭等也能，二等也罷，他打他的牌；她們底色和藝，滿不在心。他雖認識這個妓女，其實絲毫不想她們的皮肉。

寶珠看他，很覺詫異。有一天，她說祖義不懂事，好像一個生客；往後，她們簡直不服侍他了。

祖義雖然打牌逛窩子，和這些女兒尋熱鬧，心中終沒消滅最初底愛情；隣女倩影，總在眼前立着；他總看見她的娉婷體態，和挾着書包底神氣。情根種得太深，用什麼方法，也除不去了。

有一天，他在湖邊發痴；痴痴底坐着；眼看着水，彷彿水裏也有他痛苦底影子；耳聽水聲，那水聲彷彿和詩人一般，濺濺底說道：

少年啊！少年！你以為你是第一個創造愛情底人嗎？你是第一個能唱情詩底人嗎？你不要弄錯了；這種唱，我已聽過不止一次了；你不過是追隨人後，再唱一遍罷了。

十

乃凡已是一個母親；滿想用母底愛情，來醫她創傷底心；但是那裏做得到？……她就像晒不到太陽光底植物，雖然也結果子，但不久就要萎枯底。

乃凡臉色，越變越青白；丈夫黃大任，很替她憂慮；就請大夫來瞧。先頭，她說不用大夫，過些時候，自然會好。但是過了幾年，她的病態，日重一日；纔允受大夫診視。這位大夫，就是丈夫的表弟；在美國留學好幾年；和黃家早已很熟。

大夫說：因為做母親，太勞苦了；最好她能常帶小孩出去走走；空氣和太陽，是她最好底大夫。黃大任很以為然。

自移，她常攜帶小孩，出去蹣跚，呼吸新鮮空氣。但她生性不喜走道，常在花園裏坐下看書；或者，把書攤在膝上，一味痴想。有時，望望天邊，眼睛隨着浮雲，飄來飄去。

同時，她的小孩，總跑開了；或是瞎跑着玩，或是跟別個小孩打球。

有一天，乃凡照常坐着，正在回憶她底過去。她的小孩，跑到老遠一個池塘旁邊，看鴨羣戲水。小姑娘小珊把球給鴨子瞧；不小心，掉在水裏；跟鴨子一塊浮去。她哥哥異德，彎着腰，要檢取浮在水面底球；一失足，也掉在池塘裏去了。

小姑娘又哭又嚷；別個小孩子也嚇得哭跑了。觀望底人，越聚越多；可是沒有人敢下去救。正好這天，李祖義在隣近閒步；他聽見小孩哭喊底聲音，趕緊往那邊跑；擠入羣衆之中；鼓起勇氣，跳入水裏；很費氣力，纔把小孩救上來。

異德救出水底時候，已經失去知覺。李祖義四週一瞧，看看該把小孩交給誰。說也怪，竟沒人來領；還是小珊那小姑娘，指手畫腳，把他帶到母親跟前。

這時，乃凡正照常坐着，望天上雲腳底來往；心裏暗誦昔日贈別之詩；過得日子越多了，越覺

得這首詩底纏綿悲慟。

銜接春天在後底冬天，使她回想到昔日美麗底幻境，淒豔底迷夢；正如那詩所說底「儂本抱着滿腹底春興，冬日嚴雪迫死我於非命。」

幾句話後，乃凡就知道剛纔是怎麼一回事。她本來已經自責，對小兒不細心；現在，兒子因爲她底疎忽，淹在水裏；這麼刺激她一番，她纔醒過來。她用盡母愛底心，把小孩救得甦醒了，她纔覺得前頭還有天地。

她還沒瞧見搭救底人，也沒給人謝謝再生之恩。

李祖義在急忙之中，那個彎背對着小孩底女人，也不知是誰。

他們沒管誰是誰；也沒交談一句；急急忙忙，一同彎着背，推拍小孩。直到小孩恢復呼吸，沒有生命危險之後，母親纔放下心，瞧這少年一眼。

多巧，他們原來認識；她低低頭，臉一紅。祖義臉變慘白了。他們一時說不出話來，呆了半天。小
| 嫻先說：

我哥哥已經活轉來，媽爲什麼還在抖索呢。

她對小孩跟少年，都沒言語，只把異德緊緊底抱在胸懷。

小孩現在好多了；對母親微笑。乃凡脫了外衣，蓋着小孩，驚惶之餘，還是抖索不休。

祖義怕小孩冷，也脫外衣，蓋在小孩身上。這忽兒，乃凡看見他的襯衫，缺少一塊，嚇得靜默無聲，一言不發。

祖義雖然受冷，却不抖索；鼓起全身勇氣，站直了說道：

不知你也在這兒！這都是你的孩子麼？想你一向都好嗎？你現在很安樂嗎？

說完，他就想走了。

她還是不說什麼。她想到這件撕破底襯衫，臉一會紅了，一會又青了。過些時候，她囁嚅底說：我們最愛底，是那二個孩子；我丈夫一生底幸福都在孩子身上；他終身忘不了你的大恩呢。

李祖義眼光，還有疑問底神氣。她低聲重說一遍；低頭向地，彷彿又怕天聽見。

他想起奶媽所說「噫啣大哭拉上喜轎」底故事，默不作聲。

乃凡起身回家了。她的馬車，就在門外。祖義替她抱孩子，送到車上。她請他一同回去，好讓丈夫跟他謝恩。祖義猶豫，她再三敦促：

我丈夫的頭腦是很新的。

他就跟她上車；一路二人都沒言語。他心裏想「頭腦很新」這句話。

正是黃大任在家底時候。他看妻子急忙回來，覺得很奇怪。往常，她沒這麼早回來，總得等到吃晚飯底時候纔到家。

乃凡把事變告訴丈夫：怎麼與祖義不期而遇，他怎麼救活二個孩子。大任聽見祖義的勇氣，非常感動；很和藹底給他謝恩；並且乘便說道：

我辭掉縣政府裏底差使，專做新聞事業；我覺得報紙是宣傳新文化底良田；並且是目下所最需要底一項事業；我正做一篇文章；牠的標題是「英雄及其勇敢。」我們中國衰弱底原

困，就是無勇氣；所以應當獎勵勇敢，不應當獎勵拘謹。

大任說話底時候，李祖義想到別種勇敢；想起昨拉譯本小說裏底丹萊。Thérèse Rogum

de Zola

黃大任身體很弱；可是，人家一看他聰明伶俐底眼睛，就知道他的腦筋比拳頭強，他的情感比理智軟。

祖義身體已強壯了；當日大夫勸他南下，一點也沒錯。

祖義要走底時候，大任和他拉手說道：

先生和內人是舊隣，彼此都不疎遠；這一次，不但感激你是救星，並且認識你是英雄好漢，以後還盼多多親近。

過幾天後，祖義接大任親筆寫底請帖；酒席辦得非常豐美。

自此以後，他們就變成朋友；祖義就常上黃家來。

十一

自黃大任請吃飯那天起，李祖義常來黃家；常有機會和乃凡見面。

祖義越來越勤，甚至無天不來。每來一回，兩個人總是喁喁對談；他們不知有多少話要說；每人都覺有許多心腸，要對面吐出來。

你還記得從前上學，我跟你後頭底情景嗎？

她怎麼不記得呢？她沒開口答應；只把眼簾放下，彷彿還在舊路上走着。

祖義接着說：

我因為要跟你，每回上學，都去晚了。在學堂裏，就挨先生說；在家裏，就挨爹娘罵；但是能夠和

你一道兒，能够看見你在前頭走，即使遲了，即使挨罵了，又什麼礙事。我只恨上學去底這條路太近，一轉眼就到。我夢中，還繼續在這條路上，一步一步跟你走；這條路，夢中很長，長到無窮；就可惜到底是夢；一醒就什麼沒有了。父親底命令，不能不服從，我只好去。我只希望時間快點過去，早點回家，和你再見；可是畢業回家，太晚一點了……

這些話，說得乃凡如入夢中，使她頓時沈鬱下來。她悽然說：我本來願意守候你；我流盡眼淚，整天整夜想你，不知道如何是好。可是，我的志願無能爲，我該怎麼做纔好呢。我從小就配給人家；那時，我還不會說話；我又從來不肯違抗家長底命令；退婚嗎？累世家法所不許；國法呢？只許結婚後出妻，不許訂婚後退婚。我的志願，我的希望，向誰伸訴呢？信托於誰呢？

她把鬱積底苦腸，一五一十底，向他說個不休。

祖義也有相同底鬱積；彷彿像哀樂一樣，和她節奏。

現在他們倆，沈迷在幸福之中。天長地久，吐不盡底情絲，割也割不斷。那棵巍然兀立底老樹，

囁囁的枝葉，灰塵的舊路，引起祖義無限底詩思；乃凡如入醉鄉。

從前沈悶絕望底世界，現在充滿了快樂的光明。

好幾年沒笑沒說底乃凡，現在滿面春光，說什麼話都帶笑容；見什麼東西，都覺可愛；梳裝也講究起來了；衣服也新鮮了；精神煥發，比先前彷彿是另一個人了。好像一朵花，在長冬被酷寒壓住；陽春一到，開發得格外快；格外嬌豔，格外有香。

她一天總是很忙底樣子，彷彿要補滿她過去底不足。時時總有話講，總有事做。外人看她這
樣，覺得詫異；丈夫亦對朋友說：我內人活了；她忙得幾乎沒有功夫呼吸了。

大任照常很客氣，很講禮貌。他原來常不在家，他忙底是文章，或是很新底著作，

丈夫不在家，他們倆更快樂，談笑更可自由。雖然嗜好和意見，也有不同底地方，然而其樂融融，話總是說不完底，情總是分不開底；因為他們兩個心，原來就是一個心。

日月如梳，一星期一星期，過得很快。

祖義爲她誦詩，爲她講故事；亦有她本來知道底，亦有她聞所未聞底；有時，又想起最初底樂

境，有時又提起後來底苦境；乃凡覺得句句有味，字字有香。

李祖義常到黃家來；黃家把他當家人一般。有時候，他和她在公園幽會；她還帶着小孩兒，在園裏蹣跚。黃大任却說：大夫所說底話真不錯，他在外面散散心，精神果然好得多。

乃凡出門蹣跚底時候，比從前更多了。有時逛廟，有時逛花園；在自由空氣之中，上不畏天，下不畏地；或者握手散步；或者肩碰肩底坐在樹陰之下，聽那樹葉唧唧之聲。祖義又爲她追敘，當初聽見樹葉底無字之言，怎麼感觸成詩。談話時候，祖義瞅着她；她低頭聽着，彷彿神遊天外，彷彿身在迷魂城內；直到小兒喚娘，她纔仰起頭來。小兒問娘，可否准許他們走遠一點兒玩玩，她說：勿跑遠了，不要走近水邊，太近了有危險呀。

小孩裝做已懂底樣子，重說一遍母親底話：『不要太近了，太近了有危險啊。』

一日，美麗底春天，空氣裏浮動着花香；鳥在頭上飛，唱着新婚曲；散佈快樂的聲音；和日薰染他們底歡顏；溫風吹動他們底柔髮。

乃凡抬起頭來，向天空看，彷彿要問問天外底秘密。此時底乃凡，彷彿全身浸在幸福之中；魂

魄飛到極樂世界。

常如此就多麼好呀！她心裏這樣想，嘴裏就這樣叫。

他們倆，彼此越接越近，要一口呼吸永遠底幸福。他已無力支持，把頭倒在祖義肩膀上；祖義亦把持不住，把她緊緊底抱在胸口，又柔又熱底和她接吻。

她今日得與情人抱在一塊，死心塌地底快樂；慾火燒唇，緊緊底把熱唇報答他。

久受壓迫底情感，一旦爆發，把什麼規律都掉在腦後了；把什麼障礙都打破了；她簡直忘了身在何處；直到小兒跑到前面，纔覺得還有他們在旁邊，還有人們在旁邊。

她像夢中初醒一樣，急忙站起來，叫小孩子：

「我們快回家去罷！」

她拉着小兒就走；飛步似底快走；彷彿有狂風暴雨跟在後面。

十二

現在乃凡想要躲避李祖義；託言有病，好幾天不見他。祖義亦覺得往來太多，心中忐忑不安；黃大任是她的丈夫，他把我看作朋友，怎麼能叛友呢。

大任却不然，向妻子說：

爲什麼這幾天祖義不來了？我們得罪他沒有？

乃凡滿臉通紅，驚惶失措；幸虧屋子裏不明，沒讓丈夫看出來，她說：

祖義搬家了；也許正在清理東西罷。

乃凡自與祖義私通，心裏就憂鬱起來。她自己知道做得不對，時常想起來暗哭。但是愛情的

勢力，比理智強得多；她自己壓不住自己，只有聽憑命運底驅使而已。

有一天，大任對乃凡說：

我很愛那位少年，但嫌他感情太富；然而無論如何，他救了我們的小孩，我們終身不能忘記呢。

乃凡心裏，自然也是這麼想；可是她只點點頭，不加一詞。

大任接着說：

你該寫封信去，叫他勿忘了，明天來這裏吃飯。

翌日，祖義又來了。乃凡看見丈夫有誠意，就讓祖義常來；他們底疑忌，似也減少一點。

雖然如此，究竟家裏口多眼多，總有不方便底地方。他倆底幽會，有時在茶館裏，有時在飯館裏，有時照舊在公園裏躊躇。

旁觀底人，看見他們常在一塊，就說起閑話來了；這話也有掉在大任耳朵裏底。但大任總以為祖義是他家裏底好友，兒子底恩人；即使與妻子私談，也不為過。況且他向來不怕譏評，「婦女

解放」「兩性平等」等書，都是他的名作。他相信祖義和乃凡底交情，是高尙清潔底；她常常出去躊躇，呼吸新鮮空氣，原來是大夫再三叮囑底啊。

有一回，祖義對乃凡說：

你丈夫雖然看不出什麼，底下人的氣，却受不了；我們少在家裏會面纔好。

原來管家底頭兒老狐，早已看破曖昧底情形，他常常在暗裏偵察，想乘機敲一點竹槓。

老狐很狡猾，所以有這個綽號。他有所居奇，所以常顯出驕傲無禮底態度。

有一次，乃凡出門，不帶小孩；對底下人說，今天出去打牌。老狐居然敢說「太太，在外面打牌，不是好事，小心你要輸底。」

乃凡聽了生氣，臉也紅了；祖義亦覺得踉蹌。

第二天，她給老狐一筆賞錢，說是打牌贏了。

老狐一點不客氣底說：「太太，你叫我到遠地方去買東西，城南跑到城北，時候固然長，就恐怕費錢也要多呢。」

乃凡不和他多說，只好多給他錢。

老狐貪得無厭；有一天，對祖義說：「叫人做啞子，可是要用黃金換來底呀。」

李祖義幾字要動手打他嘴吧子；乃凡想要開革他。但是，回頭一想，鬧出笑話，也不好弄；還不如忍氣吞聲，假裝不懂他奇醜底話。

大任出門之時居多；乃凡常是一人在家。她丈夫在酒館裏也有一個舊相識。是一個和氣可愛底女人，而是非常病弱。大任原無戀愛之心，但很憐惜她；因為料她活不了多少時候，他常去瞧她；漸漸底成爲女友。

乃凡戀愛私夫，雖很熱烈，同時又自覺對不起自己；所以常想斬斷情絲，與他脫離關係；有時託辭不與他相見。

一日不見，如隔三秋，乃凡天天接到他底情書，甚至有自盡之言。

祖義看不見她底時候，心腸似絞斷一樣底難過。有時候，地再刺破手指上底舊傷，擠出血來，

寫信給她。信上說：

我現在沒有做詩底情緒了；我愛你，我的血就是愛你底證據。不得你，毋寧死。

乃凡也一樣底愛他；但她是一個婦人，還能隱忍不露。困難重重；處處都有困難；先前都沒有料到。在家裏嗎？底下人那副臉色，够難受了；在外面嗎？彷彿人人都認得她；驚心弔膽，想來真是難過；然而看不見祖義底時候，心裏也一樣難過。

她的愁悶，她的憂戚，使她失其生趣；吃飯時候，和他人一樣底動筷，其實一點兒也沒有吃，不過做個樣子而已。幸虧她丈夫，專心忙他的新著作，沒有瞧出她的變態。

他忙底什麼新著作呢？就是風行天下底「婦女解放」及「兩性平等」；增改再版付印，他所以忙個不休。

祖義自從回到上海，還沒蹺到乃凡以前，已有「高談闊論」底習慣。從前見人便畏縮，心裏什麼，嘴裏不敢說出來；現在可大不然了。常看壞小說，常瞧惡電影，他以爲在小說電影裏看見底，

就是西洋的真象。

他尤愛讀浪蕩小說；小說越描寫得過分，他越看得出神。這類小說，大半外國下流底故事；譯文也不與原意相符。

譯書之人，對外國文字，原來不很精通；有時以爲誇張竄改之後，銷路可以推廣；只圖買利，文章就不管了。可惜中國尚無著作權，著者若知道如此竄改，恐要大不滿意底啊。

祖義所看底小說，總是那些情殺拐逃之類；或是女子跟情夫跑了；或是丈夫拋棄妻子跟情人去了；他所看底電影，無非是手槍毆鬪……之類；他以爲這些東西，就是西洋國底文明，就是勇敢，就是好漢；他所以目眩心馳，躍躍欲試。

有時候，他把小說裏所描寫底，認假作真，講給乃凡聽；他說：

我們倆，分離就不能生活，你還是跟我跑罷！我們找一個老遠老遠底地方，終身相愛到死。情要深又要堅，像那西洋人，鼓起勇氣，打破一切障礙。

那天晚上，他帶她去瞧電影。第二天，他就提議潛逃。

乃凡向來不看這些齷齪小說書，立刻拒絕；又責備他：

怎麼你敢叫我拋棄小孩！怎麼你敢叫我丟開他們底父親！這是什麼話呢。

她雖然沒有愛過她丈夫，但她信他是一個忠實君子；他愛這二個孩子，待她又不錯；即使可以騙丈夫，怎麼可以欺小孩呢？不可！不可！萬萬不可！

她生這二個孩子，雖非情之結晶，然而究竟是親生底孩子；她怎麼不愛呢？慈母底心，比什麼都深；肝腸比什麼都軟。她說：

什麼小說，什麼電影，儘你說是西洋文明，我有我的心。

乃凡生氣了，她和情夫生氣，也和自己生氣；她咬緊牙齒，痛恨那一天爲什麼碰見祖義。

十三

服從！服從！……現在還服從父親命令嗎？

不，現在底李祖義，心裏自有主宰；這個無聲音底命令，比什麼聲音都強。

祖義父親，年將半百，快要做壽；這是小輩們大大底喜事；況且祖義是個獨生之子。

然而祖義心中，飽含一個情字；天天在那兒想，怎麼可以脫離舊家庭。

家長五十歲底大慶，朋友們早已準備送禮。

祖義應該回到家裏，分送「徵文」底啓事，替父親表揚才德；乃凡也勸他回去。

然而祖義志不在此。總想托辭不歸；她還想起，從前父親，迫他來上海，他忍受了多大痛苦，心

也痛得粉碎了。

現在，父親不在上海，沒有人迫他；但良心迫他說：「你必得回去。」

他總不忘掉壞小說惡影戲底情景，怎麼託辭呢？最好是東家不准告假。

他辦事底那個公司，事業很發達，買賣很多；職員都很忙。他想經理是個新人物，一定不准請假；不過故意做個官樣文章，遞上一張請假單。

出於意料之外，經理居然批准。他說：這是正經底事，我不能不准；我的事業，如此興旺；或者就是因爲我保守舊道德底緣故。

李祖義就回去了。

到了家，他替父親做篇很長底徵啓，敘述父親底才德；用紅紙印好，散給朋友。

壽辰做得很熱鬧；送禮的，拜壽的，來往不絕。酒席之外，還搭台唱戲；忙了一日，還熱鬧了一夜。

雖然如此熱鬧，祖義腦海裏，總忘不了乃凡。身在這邊，心在那邊；得閑就寫信給他；刻刻計算

回到上海底日子。

別離四星期，在祖義看來，比四個世紀還要長；在乃凡看來，彷彿已是終身作別了。

.....
祖義一回上海，就去找乃凡。到得太晚，已是半夜光景；黃大任不在家；家中大大小小，都已熟睡。

兩個情人，又悲又喜，有說不盡底苦；也有說不出底樂；大概終夜沒有合眼。

先頭，祖義沒問什麼，可是熱烈底眼光，明明要請求她底決心。隨後，他乃重提舊話：

你跟我跑罷！親愛的姐姐啊！我們找一個老遠底新地方，過些快樂日子，避去那個驚心吊胆底苦日子；你是我的皇后；我是你的奴隸；我願意爲你底幸福而犧牲一切；我替你築愛情底宮殿；你可飽嘗春色底甜蜜；生與你同生，死與你同死，生也罷，死也罷，總得和你合在一塊；沒有你，不如我先死；爲情而死，死亦有幸。

乃凡又生氣了；她用一隻手推他說「你走開罷！」可是別一隻手，還是緊緊底揪住他。

乃凡怎麼捨得丟棄他呢？她想從前別離之苦，眼淚還沒有乾；雖然還說幾句抵抗底硬話，其實心腸已軟起來了。眼淚汪汪底說：

我是薄命底人，若是一定要我去，至少也得讓我把小孩帶走；我愛你，我一心一意底愛你；但是這二個孩子，是我的血肉；他們這麼小，我底臍腸，還沒有和他們離斷；你也應該有點憐憫；你不要割斷這個臍腸，讓我把它們帶走罷。

祖義拿「孩子同走不便」底地方，說給她聽；又說，孩子跟父親，比帶走更好。

乃凡游移不決。

祖義將所看底小說，講給她聽；那本書中底女子，如何爲情夫犧牲一切，這是真正愛情；這是文明國新人物底愛情；你還是頑固派中底孝子，死抱守舊式禮教不放鬆。

乃凡說：頑固也好，維新也好，野蠻也好，文明也好，母子之情是滅不了底。

祖義說：我要走了；你可以得到我的死信。

乃凡又游移好久；終究，義務戰不過戀愛；就答應他了。

他們商量逃法；他出主意；她照樣辦理。

勝利底情夫說：今夜就動身。大任不在家，僕人都在熟睡，沒有人見我進來；我底皮包，還沒打開；你底行李，快快收拾；我們馬上就走。

乃凡起身以前，寫好一封短信，給她丈夫：

我是一個苦命底女子；我是世間底罪人；我的精神已錯亂了；你不必怨我；但請你憐憫我；我求你好好底照顧孩子，雙倍底愛他們。你底苦妻賊妻乃凡啓。

乃凡檢取行李；檢來檢去，檢不到什麼；雖然電燈點得很亮，她彷彿在黑暗之中。祖義幫助她，拿了幾件衣服，幾件首飾，就裝在他底皮包裏。

臨走，她還要看小小孩子；她說：這是最後一次了，我還要抱一抱在我的懷裏。

她像癡子一樣；低着頭，像犯人一樣，眼睛半開半閉，走到房裏。燈光刺眼一驚；看見什麼東西都刺心；孩子們正睡得很熟；她走到床邊，在地板上跪下，伏在床上好半天，喃喃底低聲說：

寶貴底我兒！苦命底我兒！無恥底母親，拋棄你們了；永遠不與你們見面了。

這幾句傷心話，她說了好幾遍。站起來，把她的臉，輕輕貼在異德臉上，輕輕摩他的頭髮；臭臭他的口香。

異德半醒半眠底伸出小手，摩撫母親的面孔；又說：『媽！你不要走呀！』小指揪他的頭髮；又說：『媽媽！我和你一塊兒睡罷！你不要走呀。』說完，他又深深底睡去，彷彿母親已答應他了。

隨後，她又去看女兒小姍；緊緊底抱她的腰。在母親鼻中，小孩兒滿身都有香氣。

小姍睡得很熟，彷彿微微底笑。

乃凡在異德腳上，加蓋一被；又在小姍嘴邊，放個一個乳嘴；因為往常夜間醒過來時候，她老要找乳嘴；找到啣在口裏，就睡着。

乃凡照顧小孩，原來天天如此；最後一次，也似昨天一樣；然而明天怎樣呢。

明天，她底臍腸割斷了；她的心粉碎了；痛苦更說不出來；但是哭聲都咽在肚裏。

祖義等候好久，不見乃凡出來；走到房裏找她。開門一看，她跪在床前，眼淚像霖雨一樣。他知道小兒無過，怎麼把他們底母親搶去？他想放棄他的計劃，把她還給他們。然而他受壞小說惡電影底感化太深了，怎樣把母親拉出去，戲裏久已看慣；怎能遏得住好漢的雄心呢。

他一把抱起乃凡，一直拉出大門；匆匆忙忙拿了幾件小行李。

十四

祖義跟乃凡跑了，誰也沒瞧見。深夜一點鐘時候，僕人都在酣睡之中；都不知道主人屋裏發生變化。

那時候，黃大任正和朋友打麻雀。平常，夜裏兩點鐘回家；這天，脾氣很旺，贏了不少錢，直到朝上六點纔回家。

孩子們正在這時醒過來；男的叫媽；小女孩要吃。

大任看見她不在家，就問：

「你媽上那兒去了？」

他們不知道。男孩想她跌在床下，就也下床找她去；女孩還哭着要吃。

底下人聽見老爺叫，都來伺候了。他們想太太或許出門去了；因為大任朝上起來，向來很晚；乃凡有時，清早就上公園去。

老狐是一個壞蛋，瞧見床上被褥還是好好底疊着，就狐疑起來；一句話不說，眼睛向老爺斜看。

大任心上雖然着急，臉上不露什麼；在屋裏踱來踱去。忽然瞧見桌上一封信，慌慌忙忙底念了一遍，念得全身戰慄了。

他雖然假裝鎮靜，然而「驚惶失措」底神色，臉上還能看出。老狐會意；搓搓手，洋洋得意；他想，事情重大，從前不由我說話，這回可要用着我了；今日是我的日子了，我從頭至尾，全本都知道。他先裝出驚訝底模樣，後來，走到主人前面說道：「這件事，我倒很清楚。」

大任叱道：「你知道什麼，關上門，走出去。」

大任遇着這種不幸底奇恥大辱，自然羞憤填胸。可是在僕人前面，尤其是在兒女前面，只好

暫忍下去；勉強還做一點笑容。他走到別欄屋子裏，反覆想一想，他想：「一個人，氣頭上，萬不可輕舉妄動。」

他回到大家都在底那欄屋子；對底下人說：太太有要緊事，出門去了；你們照常做事；好好底照看少爺小姐。

老狐心裏，不肯干休；慢慢底挨過來，還要開口。

大任嘿住他：你不知道什麼，就不要胡說。

大任又對衆人說：你們若要亂談家事，就叫你們捲鋪蓋。

回轉頭來向老狐說：你第一個先滾蛋。

僕人們不再聲響；老狐更是垂頭喪氣，彷彿冷水淋在頭上。

在家裏，大任固然能使權力，不准人說話；但是外邊呢？或是隣家，或是素常往來底油米舖，……

……一人傳兩，兩人傳四；添鹽加醬，傳得更不成樣子。

沒幾天，各報紙都鬧得滿城風雨；賣報人沿街大喊：

號外特刊！只要二個銅子！鼎鼎大名底有夫的婦女，跟姘頭逃走了！時髦大新聞！……

有的報紙，還登祖義和乃凡的相片。報紙販賣人，大獲其利；銷路之廣，爲向來所未有。原來人們有一個惡性，古人說隱惡揚善，人們偏愛隱善揚惡；所以這件新聞底特判，無翼無足，飛走遍天下；他們說：「可惜中國還沒十分歐化；如果這種時髦新聞，天天發生；那就可以發財了。」

還有許多婦女，自恨不像乃凡一樣底時髦；姓名傳播天下，照相又在報上出風頭。

電影事業者，亦是興高采烈；把他倆照成影片，好像一對並頭蓮花，天天拿牠作廣告。

不快樂者，只有黃大任一人；想要消滅風聲，向幾個著名報館，寫去一信，反對這些攻訐私德底舉動。他說：個人底家事，報館不應宣佈；並且事實上也很多錯悞。

有些回信，全是嘻笑怒罵底文章；長篇大牘，說得更起勁。有些回信，比較和平；但說在民國法律之下，我們有言論自由權。

黃大任又怒又悶，他在局署底時候，屬員雖不敢當面譏笑；但一轉臉則熱譏冷笑，並不比外面少。

有一天，他叫一部洋車，要他送到公事房；無數車夫，都要搶前說話；他上車之後，其餘搶不到生意底車夫，自不免憤憤之心，大任遠遠底聽見他們鬧笑話。

一個說：下雨了，龜要出來了。一個說：拉一個龜，有什麼榮耀。還有一個說：龜給錢應該多一倍。大任每次出門，總見得有人嘲笑；所以，辦公時間一過，他便回家；閉戶獨居，除了自己孩子以外，不與任何人見面。也不打麻雀，也不逛窯子；即使二三個誠實朋友，也少同他們見面。

小孩子看見父親常在家裏，倒覺得格外喜歡；但問父親，爲什麼母親老不回來；他就支吾其辭，說她到遠地方去；又說遠地方來去不易，好像死去一樣呢。

自此以後，大任與小孩漸漸接近；覺得家庭之間，另有一種樂趣；並且有許多問題，他也有功夫可以澈底研究。他又著一書，分爲三章，曰相知，曰家庭之和平，曰世界之和平。

十五

未久，黃大任搬家了。舊僕完全辭退；另起爐灶，另換外省底新人。於是，他底生活史，另換一章。有一天，星期日上午，大任在家獨坐，回想舊事，從過去想到現在。忽然僕人跑進來說，有一位葛天民先生求見。

他不覺一怔；因為大名鼎鼎底葛先生，雖然聞名，但從來未見過一面。他是社會上一個很有名聲底人；報界內一個大手筆；人人皆知底一個演說大家。他又是舊學界內一個重要分子；生平最恨底是維新；尤其是時髦女子；提倡女權四個字，是他痛心疾首反對底。他的信條是「不變」；反過來說，生來怎麼樣，永遠應該怎麼樣。男女平等底學說，他常著文反對；雖然他的議論，往往落

空；但却也風傳天下。他所受底教育，是舊式教育；他自己也直言不諱；並且據以為榮。

革命以來，人人剪去辮子；他還保留一條長尾；他的小辮子，雖然不過幾根短毛，他却加上幾條黑繩，要使牠又粗又長。

他目空一切，議論生風；出入於各國公使館；人們亦把他特別看待。

葛老先生，雖然不合時宜，但也有他的長處；就是「不變」二字；獨行其是，不肯盲從；自始至終，永遠抱守同樣底信條，毫沒什麼畏懼；比那隨波逐浪底浮萍，實有天淵之別。

一般青年婦女，看見他就要躲開，因為他，喜笑怒罵，皆成文章，筆鋒真是可怕。青年人在他背後，却笑之以鼻，提他一個綽號，叫作老朽。

他自己家裏底子女，也把他看作怪物。他的主義，從來不向妻子講解；他說「女子無才便是德。」按照他的意見，一個女子，只須撫養兒女，服從丈夫。

他的妻子，固然不合意；他的「小老婆」，亦不合他胃口。

他的正妻，久已去世，有人說她是自盡底；因為她忍不了他的虐待。他不許她出門；又不許她

與男子講話，他說：「男女授受不親禮也。」

有一天，她和他的朋友講了幾句話；他就在衆人面前侮辱她；其實，她是一個極賢極純潔底女子；奇恥不能雪，所以投井自盡。

她留下二個兒子；常到坟上去哭他們可憐底亡母。他們嘴裏不敢說父親不好；心裏却替母親喊冤；並且私議他的頑固。青年另抱一個進化底主義；他們說：等父親過世之後，實行我們的主義。

自從前清一倒，宮庭裏面，用不了許多閹者，老先生乘使雇用幾個。

老先生有二個小老婆，待遇像奴隸一樣。雖然家規很嚴，其實她們暗裏偷人。第二妾年紀最輕，生二個孩子；老先生以爲是自己的血肉。有一天，看看他們相貌，都像一個太監，他就怒髮衝冠，想要把姦僕淫婦，一齊捆打。回頭一想，恐怕鬧出笑話，把賤妾耳朵割去一塊肉；把太監驅逐出門，又對他說：你若把家醜外揚，我就要你的命。

老先生在報紙上看見黃大任這件事，初起，不過以爲他人之事，還不十分關心。後來想想，喜

歡底了不得：

這是一個好機會，我可以借手放火，出出我底冤氣；我原是一個律師，也可以顯顯律師底辣手。

他去見黃大任，目的就是爲此。見了面，照例寒暄已畢，他開口便說：

大概你知道我是律師，這項職業很麻煩，我所以不彈此調已久；但是現在又想重理舊琴；因爲要把這些時新的妖怪，斬得乾乾淨淨。我很知道你的事情，街談巷議，天下傳聞；此次我來見你，專爲助足下一臂之力；我盡我之所學，盡我的能力，替你爭過這口氣來。拐去尊夫人底那個人，應該腰斬三段；那婦人也該在衆目之下，身受絞刑；那時，把全城底婦人集攏來，叫她們看，看惡底榜樣。我們做男子底，應當聯合起來，和這些時新女子戰一戰。她們是人家底惡魔，是國家底妖孽；我們幾千年傳來底禮教，真要被她們抹殺了。我們應該條陳政府，禁止婦人遊戲園或公園；因爲這些地方，就是他們私會底娛樂場。

大任靜靜聽着，等老先生彷彿說完了，慢慢底立起來答應道：

我很欽佩先生底口才，先生真底博學多能。但是，對不起得很，我的意見，迥然不同。第一層，家庭間之私事，應在家庭中自了；不宜付之公斷；所以不請你起訴。你若不嫌煩瑣，我將鄙見一告訴。你起訴目的是什麼？無非要責罰他們；要定他們底罪名；但是我們自己想一想，我們沒有罪惡嗎？我婆這個女人，沒有問她愛我不愛我；搶來了，就算我的東西；你想合理不合理？論到貞字，她誠然不貞；然而我自己貞不貞呢？一婦固然不應有二夫；但是，一夫爲什麼可有二婦三婦呢？不瞞你說，那時，我也另愛一個婦人，我也是靠着我們男子私訂底偏護男子的法律；你想合理不合理呢。

老朽說，不對！不對！又說：

天然強底應該強；天然弱者應該弱；男子所有底權利，女子不能同享。

大任說，錯了！錯了！又說：

你的意見，和我的相差太遠了；女子不是戰利品，不是奴隸，不是一個寄生物；她是社會上一個同等負責底分子；反面說來，社會對她，也一樣負責。我的女人，固然不對；因爲她對於孩子，

應有很大底責任；她所跟底男子也不對，因為他沒有嚴守社會上底假法律。但是，多行不義必自斃，他們自作孽，他們會自受其罪，我謝謝您的美意；但是，人各行其所是，彼此不必管閑事。

老朽還不甘心：

男女平權底大著，我會讀過，誠然不錯；但是你受過這一次經驗，你應該回頭過來，講講道理呢。

大任再駁他：

老先生，你講道理，你就懂天理人情四個字，比方你，要你的妻子不愛別個男子；爲什麼你倒愛別個女子呢？再退一步說，一個男子，不該愛一個有夫底女子；但作姨太太愛你，不是一個女子，反應愛一個有婦的男子嗎。

葛老先生渾身戰慄，強辭奪理了：

我如今知道了；原來你也是個共產黨，打算破壞數千年底禮教；情願獎勵奸夫淫婦。你說是

時代底罪惡；我說你自己害自己。但是無論如何，你可想着好好底教養你的子女；你總要教導他們，做一個賢德底人；你應當嚴密密底管束令媛，除了父親丈夫以外，不可使她再見着一個男子。對於令郎，你應將痛恨婦人底心，視婦人如奴隸底心，永遠不可信託她們底心，充量輸入他底腦裏。你是過來人，想你也知道婦人是最不可信底；她們總打算欺騙我們；她們終究是楊花水性，非關起來不可。

老朽說話時候，渾身抖索，因爲心裏想起太監了。

十六

離開黃氏之門，李祖義握着乃凡的胳膊。他已經決定了；她還在躊躇，往前走一步，往後又退一步。

祖義想起小說和銀幕上所表演的，說道：我們快走罷！快走罷！

乃凡讓他拉着跑；昏昏沈沈，像一個夢遊底人。

祖義替乃凡提着衣箱；乃凡手裏，拿着幾張照片；這些相片，是她臨時檢取而不遑納入箱子裏的。他們倆，急忙跑到旅館，收拾祖義的行李；這些行李，祖義由北京帶來，原來還沒有打開。

他們本來想少帶東西，然而總不能赤手出門，又不敢叫僕人幫忙，祖義手裏，已經提得半身

是汗，他們就往新世界去了。

門前有二條歧途，乃凡問：向左啊還是向右啊。

乃凡擦擦眼睛，彷彿已經認清正道。提起脚步以前，還想爭扎一番，轉身跑回家去。但是，怎麼做得到呢！眼睛向地，半羞半媿，迷迷糊糊讓命運擺佈。

李祖義，手裏提着很重底東西；脚步搬得很慢；心裏却是着急，恨不得一跳就到遠地，時光太早，電車未來，洋車亦找不到；只好耐性等候。

不久，電車居然來了；恰巧這車向火車站開去。祖義把乃凡推上脚板；車內有一個人，看她像個病人，伸手幫助一拉，纔得安然上車。兩人面對面底坐下，一路沒有講話。一到火車站，就去買票。李祖義說不出地方；慌慌忙忙底答道：「隨便那兒都好；你給我什麼票，我就往什麼地方去。」賣票人看着這二位遊人，有點希奇，就大笑起來。

從前，他曾說過一個地方，乃凡還想得起來；抖抖索索，抵頭答一聲「上北莊去。」

賣票人給她二張火車票；心裏想：「一個女子，腦筋還比男人清爽一點。」仔細向她看，眼睛

通紅，頭髮蓬亂，前襟也沒扣上；樣子又不像妓女；啞然大笑說：這個人真是奇怪。

賣票人原來不管閑事。好些旅客，擠在票窗外面；他就趕快賣票；一五一十底，賣了很多。

祖義坐上火車，覺得輕鬆了許多；他逃過危險界限了。可是，他仍然有戒心；怕黃大任隨後趕來；怕巡警在後面追着他。兜裏藏起一把勃來寧手鎗，裝好子彈，一觸即發。

他久受那些惡電影底感化；以為沒有手鎗，就不成爲好漢。

到了北莊，下了火車，祖義看，沒有人追究他們，很覺詫異；種種計劃，在腦袋裏湧來湧去。

他們到了北莊；在火車站相近地方，投入一個旅館；高懸金字招牌，寫明「長安旅館」。

長安旅館裏，非常熱鬧；來來去去底客人，不知多少。

一對情侶，總是心虛；彷彿人人都向他們探視；可是也怪，竟沒一人注意他們。在「題名錄」

上，他們自稱是夫妻。

跑進房間，祖義知道難關已過，異常高興；乃凡倒在床上，悽然欲泣。

茶役進來；泡茶，打手巾，看見女客在床上哭；他現出驚訝底樣子。祖義連忙解釋：我太太因爲

父親過世，很傷心。

茶役安慰幾句，就跑出去了。

祖義改換姓名，叫作余同福；旅館裏人，沒有瞧出破綻。

祖義摹仿壞小說裏底人物，居然成功了；他醉心底女人，也到手了。前途渺茫，無非爲一個女人。

乃凡呢，總是嗚噫。祖義走近乃凡，說道：

親愛的！現在我們已博得自由；我們可以自由相愛，不怕有人暗探；我是你的，你是我的，你終身是我的。

乃凡默然無言；眼淚已經哭乾；呆瞪瞪底向祖義看。

祖義見這個模樣，心裏有點害怕；他近前一步，她就退後一步；他說他的話，她總是寂然無聲。從前乃凡醉倒底心腸，現在有點悔恨起來；她覺得，不能像先前一樣底愛他了。

他要和她親嘴：「乃凡！你現在是我一個人底了；我的幸福已滿足了。」

乃凡輕輕底推開祖義，她拋棄底小孩，顯在她面前；彷彿看見他們睡在床上；彷彿他們還在
那兒叫：「媽不要走啊。」

她用手摸摸面頰，就是當時孩子親嘴底地方；就是他們最後一次親嘴底地方；淚珠又流下
來了。

忽然，她又立起來，向祖義笑。笑她的痛苦嗎？還是騙他嗎？

祖義見她笑，胆又壯了；走近她，亦對她笑；他彷彿得勝了。可是，剛要挨近她，忽然想起自己底
父母；他想對父母怎麼措辭呢？

他們倆，相對無言。

他們現在，固然可以自由相愛了；可是，有件東西，比愛情還要強，把他們隔開了。

日子一天過一天；做娘底懊惱，一天多一天；戀愛底狂熱，一天減一天。

乃凡胡思亂想，夜不成眠；在床上轉輾反側，要把情絲一刀割斷，跑回家裏，跪在丈夫前面，求

他饒恕；或者還可和兒女團聚。仔細一想，這是絕對不可能的；怎麼有面目見衆人呢？丈夫亦許饒恕她，人家是斷不原諒底。一個女子，拋棄孩子，背叛丈夫，豈不是衆口唾面底羞恥事嗎？她現在這麼想，自怨自艾，爲什麼從前沒有想到？

他們在北莊，只住幾個星期；但是，時間彷彿很長。

祖義另有一種愁悶；帶來的錢，本來有限；瞧瞧皮摺子裏底鈔票，所剩無幾了；錢去得這麼快，當初他也沒有想到。

從前，他自以爲是一個聰明人；現在他纔知道不然。

他離開上海底時候，曾向東家辭職；他說別處有個好機會。

辭職很容易；找事可不容易。

李祖義有點醒了；快樂生活，不是怎麼容易底。

直到現在，他始終沒想回到上海；並且要和上海斷絕一切關繫；現在他知道不對了；物質上底困難，一天重一天；怎麼辦呢？

他在北莊謀事，有好幾個星期了。他向好幾處，寫信自荐；願以最微薄的薪俸，盡最忠勤的職務；然而總是無效。

祖義本來很有才幹；做事又勤又忠。然而在中國地方，處處講情面和勢力；如果沒有這二個魔王作後盾，任憑你有什麼才幹，人們總是以白眼看待底。

乃凡萬念塵灰，茫茫不知所思；惟有暗中咽淚而已。她見祖義愁悶，勉強裝出笑臉來安慰他。有一天，祖義很忸怩底對乃凡說：

我天天在外面謀事，好在此地度日子，然而到處都不行。

他沒說下文如何，然而她早猜着了。歇一會兒，他低聲說：

我想還是回上海去罷。

他瞧着她，看她怎麼答應。乃凡紅了臉，渾身抖索；可是老不做聲。

祖義接着說：

上海究竟是個大城；人山人海，住在城南底人，不能認識住在城北底人；我在那裏尋一個事，

我們賃一所小房子，快快樂樂底過日子；我願整日整夜去作工。你呢！你是我心中底皇后，應當永遠快樂底；我看你笑，我就可以安心。

祁義跪在她前頭。

她哀憐他；又怨自己薄命。

祁義心裏，比她更愁；因爲看見乃凡眼睛無精采；笑容是勉強底；兩手又是冰涼。他握乃凡底玉手，攔在嘴邊；可是不能把牠熨暖了。

乃凡站起來，搓搓手；在屋子裏走動走動來取暖。

屋子外面，天氣很暖；太陽晒得很亮；人人都樂得一團春色。然而他們倆，冷得手腳都抖。

乃凡安慰他說：

我好點了；你要到那兒去，我就跟到那兒。如果你要回到上海，我們就去罷了。

乃凡嘴裏這樣說；心裏想……兩個孩子。

十七

沒多久，他們又來上海了。

靠什麼東西可以生活呢？祖義的錢，已經用罄；乃凡還剩一點首飾，只好把牠變賣了。他們避去先前住過底老地方，找到一所房子，雖然甚小，却還合適。

這所房子底院子裏，湊巧也有一棵孤零零底老樹；樹前一塊空地，有一眼枯井；樹頂比圍牆還高，樹枝垂在牆外，彷彿要把牆內底祕密，告訴過路底人：

這裏頭，愛情也許有，幸福可沒有；就像那口枯井一樣。

祖義和乃凡，看見這棵大樹，就回憶美麗的過去。但是，他們聽見樹枝蕭瑟之聲，心中又戰慄

起來；因爲這些禿頭底枝條，影子已消滅了。

正值秋涼天氣，盛時已過，衰境將至。那些樹葉，先前濃厚的綠色，何等嬌豔；現在零落滿地，任人踐踏；瑟瑟底悲音，彷彿在地上叫苦；踐踏到死，也沒人憐憫。也許樹枝就因爲憐憫牠的命運，所以不時發出太息之聲。樹身，老氣橫秋，屹然不動；對牠們底盛衰哀樂，彷彿漠不關心。

落拓幾個月之後，祖義居然找到位子；一個中國公司，雇他作簿記員，月薪百元；雖然比不上從前那樣豐盛，但也足夠維持小家庭底生活。

因爲要避耳目，他們冒稱河南人。他們說的，一口河南話；所以，沒人認出他們究竟是何許人。在此偏僻郊外，住家底都是商人；沒有官，沒有文人；從前底舊相識，可以沒有機會相見了。

李祖義辦事，又忠又勤；老是準時而到，沒有脫班一次；什麼事都辦得妥妥貼貼。

祖義等辦公時間一完，連忙回到家裏；不願和同伴人聯絡。

一天過一天，平地起風波了。

同伴中有一人認出他來；說他就是前幾月轟動一時底拐逃大案之李祖義。一人傳兩，兩人

傳四，同伴中全知道了，熱嘲冷笑，鬧個不休。

起初，祖義忍羞含怒，假裝不懂，後來，他們直喚他李祖義；對了和尙罵尼姑，鬧出很多很多底笑話。

不久，公司經理，干涉起來了；對祖義說：

先生才幹很高，此地底職務太微，大家譏笑，不能安心工作；還是請你另謀高就罷。

那天晚上，祖義把這事告訴乃凡；她又羞又怒，只好商量善後。

過幾天，他們在天色將黑底時候，不聲不響底搬家；彷彿像一個小偷兒底模樣。

這一回搬家，離城更遠了；因為恐怕總有人看出他們底破綻。

可是，謀事更不容易了。他想：在中國公司做事，總是不妥，不如在洋行裏做事。

窮日子過了幾個月；兩手空空，一無所有；從前在當舖裏底東西，還沒贖出；再也沒東西可當了。

鄉村雖然很僻，所住底外國人，居然不少。祖義沿門托鉢，到處哀求；傲天之倖，還能找到一個

位子，入魯培商行作小夥計。

洋行章程與中國商家不同；待遇外國人很優，待遇中國人很薄，每月只給三十塊錢。

掌櫃的魯先生，器量還大；不問他叫什麼名字，也不問他能幹什麼，只看他能說英國話，又懂幾句法國話，就叫他進去辦事。

魯氏吩咐他：「你做第二個僕孩；將來如果管事的離開，你就可以頂替他。」

魯氏叫他作僕孩，心裏沒有惡意；不過是隨着外國人習慣；因為叫起姓名來，未免太囉嗦了。祖義從前在商業專門學校裏，是個高才生；畢業時，名列前茅；他總以為將來可得高等位子；他父母還夢想他後來可做總長呢。

現在底頭銜，是一個僕孩。

稱呼底貴賤，祖義滿不在意；能够工作來養活乃凡，他就心滿意足了。

乃凡找到事情了。在外國人家作工，誰也不能認識我們；我們可以安心了。

她啓唇一笑，自從離家以來，自然底微笑，這要算是第一回。

他問：「滿意了罷？乃凡！」

她答：「很滿意。」

他說：「親愛的！現在算是安樂嗎？」

她沒答應。祖義頭一轉，恍惚有人叫他一聲僕孩。錯了，只是街上底喧嘩。

洋行裏人叫他做什麼。他就不聲不響底照做。

魯氏是一位誠實底法國人；以前在中國當兵；期限滿了，因為愛在中國住，就開一個小舖子。慢慢發達起來，就變做很大底商行。

魯氏生來樸實，毫無驕傲之氣；他對行裏底職員，向來很客氣；只因為中國人當書記，洋人叫慣了僕孩，所以他也這樣稱呼祖義，但是，當他一個人底時候，他就稱先生或朋友了。

有一天，魯氏對祖義說：

朋友！我看你是一個斯文底上等人；為什麼不去做官？

祖義沒答應他。

行裏別的洋人，不像東家這樣好；往往看不起中國人；尤其是一個叫作腦曼底年輕人；頂喜歡叫祖義僕孩；就是不用着祖義底時候，也成心要多叫幾聲僕孩。

腦曼在本國底時候，原不自以為白種人有什麼稀奇；一到中國，自視就高貴了；就要盛氣凌人了。他以為英國人在中國，應有特別權利，不能與中國人一樣看待。大概他在本國時候，沒有機會可以看輕別人；所以在中國要出出氣了。

腦曼到底怎樣一個人呢？

他年紀二十來歲；所受的教育，是一個無字；所知底是一個傲字。

他生來沒有受過真實底教育；自小沒有父母；窮親戚收留起來；到了十二歲，就離開學堂；識字不多，寫也寫不好；學鞋匠不成，學裁縫不成，學水木匠又不成。後來，在布弗家裏做僕孩。

布氏原來在政府作事；後來派到中國，就全家搬到上海。

上海是列強所在底大城；腦曼求主人帶去。

這個底下人，布氏知他很懶，很不聰明；在家裏，並沒什麼用處；但他擦靴子却很能幹；所以布

氏就答應他了。

上海，工人很賤；腦曼不但自己不伺候他人，反要他人伺候他。他非但不替主人擦靴，他自己底皮靴，也叫一個中國僕孩替他擦。

布弗底皮鞋，現在不像從前光亮，屢戒不悛，就把他革職。

腦氏頭腦空虛；長鼻向天；就往別處去謀事。幾個星期之後，居然在魯氏商行找到一事；月薪百元。

那日下午，準六點鐘，腦氏離開商行。他走到儲衣室，叫祖義把帽子和手杖遞給他；說要到俱樂部去；出門時候，又吩咐祖義：

僕孩！僕孩！把東西要收拾好！僕孩！僕孩！不要偷懶！要服從命令。

祖義瞧出來，人心不同如其面，外國人也是如此；同是叫他僕孩，聲調可有兩樣。有的，像腦曼一般人，一句話帶上幾十次僕孩，自己聽了，揚揚得意，彷彿白種人天然高貴底。有的，像魯氏一般人，覺得卑賤稱呼「僕孩」二字，不好意思出口；隨後總加上一句「勞駕」或加上「朋友」二字。

十八

他們有患難底時候，沒功夫細想；一到事情平定，有了歸宿之後，祖義和乃凡，覺有一點懊悔。母親老惦着小孩；日裏想底是小孩，夜裏夢底也是小孩；並且夜裏常覺。有一回，她夢見異德由山上滾下來；大聲哭喊；沒人救。

又有一回，她夢見女兒小姍掉在河裏；河邊一個人影也沒有；夢裏都是她自己去救他們。有時，夢中大哭，把祖義驚醒。

祖義看他妻子在牀沿傷心，就極力安慰她；可是，從來沒問爲什麼哭。

母親一想起小孩，心腸就像撕破了。她以爲：我的丈夫，還可以忘掉；我的小孩是永遠不忘底。

乃凡傷心，無非爲二個孩子。祖義想起父母，也是傷心；但不敢給他們寫信，也沒接到他們底消息。

時候越長，過去底影子越近；良心底責備也越重。

祖義和乃凡，都不常出門；他們外面沒有朋友，也不願結交朋友。在家裏，可談底話也談盡了；所以他們倆，常是相對無言；或者，彼此都唏噓太息。

樹下念詩，葉子底囁囁。上學舊道上底甜蜜，都是過去底情景了。

現在他們想另找談話底資料，可是說不出來。祖義越想起父母，越覺對不起他們。

自他帶了乃凡逃出去以後，他就不敢給父母寫信；父母底生亡苦樂，都不知道。

他原來是一個獨子；父親對他底希望很切；母親底生命，全在他一個人身上。

現在，他不再想壞電影和壞小說了。他挂念雙親，一日甚一日；到後來，耐無可耐，寫了一封信。

給他老僕；求他把家中情形，詳細告訴他；又叫他瞞着他人，信面上須寫某省某城余同福收啓。

過了幾天，居然收到一個回信；寫得很不整齊：

少爺台鑒：我不識字，也沒念書；勉勉強強寫這幾句，或者還能够達出我們底意思；我們家裏，不但痛苦，並且像在喪事之中；是極悲慘底喪事；是極羞恥底喪事；我看您出世，看您長大，你吃我內人底奶；我們不少底血，流在您底經脈裏；我跟老主人，教您走路；您有病時候，我們都替擔憂；誰想到，您和這個萬惡底婦人，做出這種事；直叫我們羞死；我知道，您是好人，罪惡都在那女人身上；您那樣正直誠實底人，是做不出這樣事來底；這是我常和老爺太太所說底話。我不知勸了他們多少次，我說罪不在您，罪在那個狐狸精；您這件事，老爺始終不知道；因為他整天看書，不看報紙。我和燒飯底老吳媽，先看見了，不敢信，纔去給老爺看；那是我們糊塗底地方；我們真該萬死。這個報紙，叫做「真訊」；老爺看了這件新聞，暈得要死；我們安慰他說：這個新聞是錯登了。不料別報亦載這條新聞，那纔知道不是謠言。我們還要平他的氣，恰巧此地也有一件醜事，我們就說是姓名弄錯了。立刻打一個電報，沒是回電，又打第二個，也沒回電；後來，預給回電費，再打一電，回電說「無法投遞。」不幸底事，於是千真萬真了。老爺急得發瘋，跑到警廳，託他們尋訪，叫他們尋着你就押解回來；警廳語：「我們沒有這種權

力，現在是民國，丁年之人，有行動自由權；自己負自己行動之責；那般行爲，固是不正；但看法律說來，我們不能干涉；惟是那個婦人底本夫黃大任，有權力把女人叫回家。」老爺隨後又去見那個淫婦底父親，結果仍是不行，兩家底老人都氣糊塗了，也忘了他們底地位，他們底名分；一個說是你的孩子不好，那個說是你的女兒不好，幾乎相打起來；我不十分知道那家底情形。但據人家傳說，實在可憐得很。楊剛甫和他姨太太，整天拌嘴；姨太太怪楊先生不該送女兒進學堂；楊先生怪姨太太不知好好底教訓她；楊先生底姨太太，原來是從簪子裏出來的，有什麼好榜樣給她看。在僮們家裏，沒有人亂嚷，主人向來不說重話，所以他心裏痛苦也更重。現在老爺整日不開口，手裏老拿着一本書，也不出門，也不見人，總怕人譏笑他；白天吃飯很少，夜裏睡不着，一天瘦一天，瘦得不能認識了。太太也很淒慘，天天哭，日日燒香，求觀音，求土地保佑您回到家裏……

李祖義從頭至尾，看過一遍；回頭又看好幾遍；但不敢遞給乃凡。他想，父親氣得要死，母親哭得要死，無非爲他一個人；先前，昏昏蒙蒙，已看不見老家景象；現在，父親苦況，在這封信裏，像一幅

電影，明明白白顯在前面；他怎麼不難過呢。

他現在，良心發現了；想起做小孩底時候，父親怎樣好；母親怎樣愛他；歷史上底賢男賢女，又怎樣榮耀。

有一天，忽然接到一個電報：「主病危急，日夜思汝，但不能見汝。」

禰義一看電報，心如刀刺；食不下咽，夜不合眼；彷彿父親立在面前，像先前一樣底慈善；舊僕底日夜思汝四字，彷彿在耳中響着。

早晨起床，立刻上魯先生那兒去請假。魯氏嘉獎他底誠心，還送他幾塊錢盤川。又說：我看你是個孝子。

乃凡早明白禰義底心事，一說就贊成。

禰義知道這一去，有不少底艱危；但是，一鼓作氣，什麼也阻擋不住。父親已弄到這個地步，生命幸福，都不能顧了。

他想父親生死，繫於一息；他是個獨生之子；或者父親已經不在人世。他想到這兒，渾身底血

球，交戰起來；這些血球，不像先前在指頭上流出，也不像先前把牠寫信；牠現在，在心底流動。

浪蕩小說盜賊影戲，一掃而空；祖義又變成他原來底自己；只有祖宗遺傳底嫡血，在心裏流動。

十九

兩天後，祖義到家。那天，大雨傾盆，正合祖義心意；因為街上人少；他還是飛快底跑，恐怕還有人看見他，還有人追他。

遠遠地，望見從前那棵樹，他彷彿看見一條龍，藏在葉裏；眼裏閃光，嘴裏噴血；從前牠是他的知心，現在把他嚇退了。

金寶開門，看見少爺回來；不讓他進去；說老爺生氣，一定要責罰你。祖義那有工夫聽他；一把推開他；一直闖到病人屋裏。

李祖義跪在垂死老父底牀前，哭着說：

爹！兒子回來了；不孝底兒子，回來請罪。爹！千萬不要死！我是該死的。

祖義在地板上磕頭，甚至流血。他哭得喉嚨都啞了。

父親還不答應他。

來不及了；病人已經認不得兒子；也聽不見他說話；更不明白他兒子底失望；他已在生死一髮之間了。

他母親剛進屋子，瞧見祖義，嚇得一跳；鬧到滿城風雨底兒子，又要鬧出笑話了。從前慈順逾恆底母親，今天忽然厲聲說：

你走罷！你從那兒來，還向那兒去；讓你爸爸安安閑閑底死罷；勿攪擾他。

說完，也不瞧他一眼，就叫人把他搯出去。

祖義撫心自問，人們看他是什麼東西呢？

中國人雖然不愛管人家閑事，「各人自掃門前雪，莫管他家瓦上霜」，大的小的，老的少的，幾百年來，養成這個淡漠的天性。可是，碰到像祖義這種事，自然也要動起公憤。

祖義推出門外後，見大門已緊緊關上；茫茫世界，不知所歸；他不知道該上那一條道；頭上也沒戴帽子，雨在他頭上直倒下來；他向前奔；街上小孩，以爲他是瘋子，就在後頭追。

祖義不知向那兒走；以後有什麼面目見人；他就向火車站上走；並不買票登車，他卻挺身躺在鐵軌上，靜待火車過來，好把他軋死。

活在上，還有多少時候，他自己也不知道。昏昏沈沈，一點思想也沒有；眼睛半開半閉，只向天看；背心上覺得有點潮溼；一會兒，睡着了。

忽然有人使勁拉他起來，推到軌外，路警以爲他喝酒醉了；再不然，就是瘋了；大聲底叱喝他。祖義醒過來……想起還有一層義務；乃凡豈非還在家裏等候嗎？並且，乃凡將要分娩；妻與兒，怎麼沒人撫養呢？

路警把他一推，推到泥裏；他站起來，抖抖衣裳；振起精神，跑到站上買票；打算回上海去。

祖義到家時候，面目已非；乃凡吃了一驚；幾乎認不出他是丈夫；幾十點鐘內，彷彿老了十年；

臉色青白，腰伸不直；眼光暗淡，似已失明。

她也沒問他爲什麼；就使問他，他也答不出來。

她原來也已明白什麼緣故，急忙叫他靜養；替他搓摩；又加以種種維護。這也無效，夜裏就大發燒，滿嘴夢囈。

身上有病，心上受良心底責罰。

在夢中，眼看父親瞑目，悲慘要死，料理身後各事；有時候，猝然站起來，坐在床邊，吩咐僕人們，辦理這個，辦理那個；門前要搭牌樓，這兒用白布，那兒用青布；叫和尚來唸經，七天七夜，天天做道場；香案要這麼樣，祭菜要那麼樣……

有時候，他跳下床來，在床前叩頭，號啕大哭；他彷彿看見人家來拜喪，所以要扶杖出幕回禮；他磕破了頭，自己也沒有知道。

早上，祖義睡着了；一會兒，又醒過來，跑到門口亂嚷。

累極了，又回到床上躺下來；睡沒一會，又醒了；眼睛更顯出奇怪的模樣；瘋瘋癲癲，嘴裏唸着

老人家報喪的紙條：「老爺於某月某日某刻在某處仙逝……家人羅金布叩報」

有時候，他嘴裏又唸計聞：不孝李祖義，不自殞滅，禍延顯考……壽終正寢……享年

……窀穸未安……苟延殘喘……

……
病人把拳頭一攢，熱退了。他醒過來，懂得夢中底情景；心裏格外酸痛；吐血一口。隨後接連吐
個不休；彷彿把祖宗三代底血，都吐出來了。

二十

祖義病到如此；第二天清早，乃凡請大夫來瞧。他吃了幾服藥；數天以後，病勢彷彿減輕一點；後來，居然沒病了。但是病根太深，一天瘦一天。

病雖然好了，人卻不像先前一樣；也不知道悲，也不知道樂；彷彿他僅生存着，沒有一點感覺。祖義仍往商行服務。魯氏看見他形狀大變，常問他什麼緣因；他總是不明不白底回答。

有一天，魯氏拍拍祖義肩膀，又說：「朋友！你很有病底樣子，你該好好保養纔是。」

魯氏想，祖義月薪太少；不久，特別加他五元。別個外國辦事員，很不高興；他們以為原來底薪金，中國人足夠生活了。

又一會，魯氏瞧祖義臉色，越發不好；請他喝杯酒；說道：朋友，喝一杯，氣力就能強一點；氣色也能好一點。

祖義打開瓶塞子，乾了一杯；沒一會，他覺得頭暈，有點醉的樣子；餘下底酒，他帶回去，交給乃凡，但叫她不要喝；他想有些東西，有益於這個人，未必有益於那個人。魯氏可還對他說：只要喝慣了，就不會頭暈。

.....

幾個月之後，祖義做父親了。他也不覺得樂，也不覺得不樂。乃凡可著實喜歡。他們替女兒起個名字，叫作平兒。

自從平兒出世之後，乃凡又換一副精神了，萬物又發生興味；她又愛在世界上活着。過去底事情，她並沒忘掉，但把牠一筆撇開。

然而，前途底顧慮，不爲不小；祖義薪金，雖然增加，還是不夠使；他吐血症還沒有好；醫藥費已經是一大宗。

他們住底房子，本來很小；現又分租二家，一共擠了三家；那二家比他更窮，每家只住一柵屋子。祖義夫婦和平日，還有二柵；一柵做臥房，一柵做廚房。

度過幾年，祖義不說什麼，但血症老沒有好。

有一天，乃凡看見丈夫臉色格外青，嚇了一跳。祖義說他身子不過疲乏一點，不肯去找大夫。祖義錢包，幾乎是空；並且已經預支一個月薪金。他在床上躺著，安慰乃凡，說不要緊，過一會就好了。

那天晚上大咳嗽。乃凡起來好幾回，問他要不要什麼；替他整理整理枕頭；他總說不要緊。夜裏很黑，燈裏底油也已燒完；臘燭也已點盡；丈夫底臉色，乃凡也看不出來。她覺得他很安靜，心裏很有點喜歡。天還沒有亮，她看他臉色，彷彿微微底笑；她想大概舒服一點呢。

後來，晨光已晚；乃凡看他還沒動靜，要叫醒他；叫幾聲，就大哭起來；他還是不動。原來祖義在這夜裏，安安靜靜底與世長辭了。

托以終身的丈夫，長眠不起，乃凡好不傷心；她倒在祖義身上，號啕大哭，要跟他同歸於盡。跟他死去，倒也乾淨；可是還有平兒呢。

女兒剛醒，乃凡怕她吃驚，忍着不哭。過一會，她竟昏過去了。

平兒年紀很小，她不懂爲什麼剛纔母親那麼哭，一會兒又沒聲息了。她瞎叫「爸爸！媽媽！」可是，爸也不響，媽也沒聲。

她跳下床來，走到母親身邊，揪住衣裳直哭。哭了半天，母親還沒理她；她一人就奔到隣家。隔壁住底，是一個七十五歲底老婦；又聾又瞎。她的孩子，是一個洋車夫；全家八口，靠他一人活命。

這個車夫，自小就拉洋車；有四個孩子，妻子早死了；就由祖母陳老娘管家。一清早，她就在院子裏起煤爐子；煤烟還沒燒完，她就端到屋子裏；煮飯取暖，都靠這個小煤爐。

恰巧她端着火爐；平兒哭進來，一把揪住她；拉她到家裏去。爐子翻倒了；她的手也燒痛了；她就大嚷。

小孩子不知什麼解釋；老太婆小孩子，哭底哭，嚷底嚷，混鬧在一起；隣居底好幾個人，跑進來一看，纔知道怎麼一回事。

龍鐘底陳老娘，和她的孩子，還有別個隣人，連忙把乃凡喚醒；又把屍身蓋起來。

乃凡醒過來之後，想替死者做點場面。

爲做場面，往往有傾家蕩產底。如果她有家產，自然不消說了；然而她有什麼呢？幸虧各隣舍，大家合力幫助；車夫儘其所有，湊出一元；對面賣劈柴底，也湊出一元；還有一個女隣，自己拿出十幾個銅元，又向補鞋底窮匠，募化一點，也湊足半元……

車夫原有四個孩子；還有哥哥底二個孩子，亦要靠他養活，因爲哥哥有一次被汽車車軋死了。他做一天吃一天，再也沒有餘力可以幫助乃凡；這一天拿出一塊錢，明天就要加倍拉車，飯也要少吃幾口。

做劈柴底小生意，賺錢也不容易；今日拏出一塊錢，明天就要把棉襖送當舖，纔能够添置一塊錢底貨。

乃凡感激不盡；她想：貧賤之中有朋友；還有這些窮人，倒很忠直；若是富人，還沒這樣慷慨呢。

當晚，買了一口薄皮棺材，草草成殮。第二天，一早，就抬出去。送殯底人，只有陳老娘和賣劈柴底。一直抬到荒地，埋在土內；自然不再向廟裏停靈；停靈在廟，亦得化錢，乃凡怎麼能擔負呢。

那幾位隣人，早看出乃凡和和，決非下流人士；但也沒有追究他們底來路，却憐憫他們怎麼亦窮到這步田地。

出殯之後，乃凡昏昏沈沈，坐在黑牆角裏頭，餓肚不吃飯；直到平兒叫餓，她纔把幾件破家具變賣出去。平兒還向母親說：「我們以後坐在那兒呢。」

平兒常問爸爸在那兒；母親騙她說，到遠地方去休息了；平兒又問，「他帶燒餅去沒有呢。」乃凡把房間退租，只留一櫥廚房，跟平兒過活。她常想起她底姨媽莫邪，多麼轟轟烈烈；至於自己，爲世人所吐棄了。

她和女兒底衣食，怎麼想法呢？她剩下幾件東西，也都變賣出去了；真是四壁空立，一貧爲洗。

各鄰人看他母子可憐，常常送她們幾碗稀粥。隣人也全是窮人；給人家吃一點，自己就得餓一點；乃凡就吃也不能下嚥；只有平兒，吃了一碗還要添；不知不識底小孩，人家不再給她，她還要吵鬧。

乃凡和這些人，相處既久，方纔知道窮苦階級底生活；古人說「患難結朋友」，乃凡受他們幫助不少，所以就和他們成爲朋友。

二十一

乃凡決計謀事；什麼勞苦都不怕，只須能夠養活平兒。

有一天，隣居底人，大家商量這件事，勸乃凡到西洋人家裏去當老媽子；大家說，西洋人家底工錢，比中國人家多；乃凡又好潔淨，又會說幾句英國話，最合適不過了。

乃凡自己亦想，外國人家最合適，還有一個別的原因；這個原因，只有她自己明白。

乃凡自己着手去找，隣人也幫助她。過些時候，果然找到一個德國人家，做二個小孩底阿媽；東家每月給她十二元；伙食自理；每二個星期，可以休息半日。

丈夫昔日做洋人底僕孩；乃凡現在做洋人底阿媽；新學問有什麼用呢？

乃凡職務，雖然卑微，但是能够糊口，能够避免人家底耳目，也可聊以自慰。

乃凡把平兒寄在陳老娘家裏，託她照應；平兒眼睛耳朵底毛病，她都答應療理。

母親離開女兒，不放心，又捨不得；但是有什麼法子呢。

德人西孟是一個富商；祖先在中國已經幾代，他亦是在中國生長底；所以他脾氣不和新來底外僑一樣。

西孟小時候，是一個嬌養慣底小孩子，好幾個中國僕孩伺候他，哄他說笑玩耍，替他穿衣服擦鼻涕，還要把飯喂到他嘴裏；他動不動火就打人；他父親說不要喂他，他就不吃。到年紀輕的時候，就是這樣縱容；所以，現在做當家底。還是先用拳頭後講理。

他以爲，外國人在中國，無理也是有理；但看近來風氣漸變，常罵變法底不好；他對待僕人，一味暴躁；小孩一哭，底下人就挨罵；在他家裏做事底人，沒有一個忍得住做得久底。

乃凡若非爲生計所迫，早就不甘屈辱；二個孩子，已經够了麻煩；老爺底氣，更是受不了；若是他喝酒醉了，掙起拳頭，像要打底樣子。

幸虧主婦底脾氣，不像她男人。她出嫁後纔來中國；還沒染到在華外僑底惡習。他丈夫對乃凡有不對底地方，她總護着乃凡；有時，乃凡氣得想走了，太太就多給她幾塊賞錢，或者多加一點工錢。

每二個星期，星期日下午，乃凡回去瞧平兒。女主人很有慈心，知道乃凡也有一個女兒，年紀同她小孩一樣大，所以格外優待乃凡。

乃凡第一次回去看她寶貴的平兒，十分快樂，也十分悲慘；看她沒有精神，氣色不好，面龐也比從前瘦得多。

陳老娘原想好好底照應平兒；可是她，目昏耳聾，平兒跌傷了，她也瞧不見；問她要什麼，她也聽不見。

母親問平兒怎麼樣，她就哭；母親要走底時候，她揪住衣裳，死也不肯放手。可是乃凡總得要
去謀生；只好硬起心腸，抽身走開；雖然掩着耳朵，然而在老遠地方，還聽到平兒底哭聲。

乃凡想起從前已經拋棄二個孩子，當時會想：「做一個娘，能夠沒有心肝麼？」

現在她活在上，就爲她底平兒；她嘗過愛情和痛苦，女兒底哭聲，他怎麼忍得聽呢。

那天晚上，乃凡一夜沒睡着，彷彿惡兆將臨似底。果然，一清早，那個車夫來找乃凡，說她女兒病了。

乃凡急得要死，立刻向女東家請假。

女主人聽說她孩子有病，給她錢，放她回去。乃凡以爲是太太好心好意；但據同事底說，外國人生怕僕役家人有病，恐牠轉輾傳染；故此，急急底讓她回去。

乃凡什麼也顧不到；拿了錢，一路趕回去。悔把小孩丟在他人家裏，以後永遠不該這樣了。到家一瞧，平兒發燒嚔語，叫爸叫媽底罵怨。

她聽見夢嚔，心裏像受刀刺一樣。毫不遲疑，急忙請來一個大夫，給他診費外，還得化錢買藥。六日六夜，平兒總是在半死半活之間。後來，熱度漸減，神氣有點起色；乃凡心頭，寬鬆好多；但是又愁到明天。

她不能再離開這個愛兒；可是，她有什麼法子呢？既沒有錢，又沒有東西可以變錢；還得請大

夫買藥……她想了一天一夜。

第二天，她身上又疲乏；心裏又絕望；穿好衣裳，急忙出門；平兒還在床上哭；她用好言安慰幾句，答應買些好玩東西回來。一到門口，就向租界奔去；走進一家頂大底珠寶鋪；昂起頭來說：「拿出頂好指環來瞧瞧。」

夥計搬出好些貴重底金珠鋼鑽。乃凡裝做挑選底樣子；等夥計一不留神，偷了一個，塞在手帕裏；回過頭來，推說全不合適，過天再來看，就出去了。

她自己驚訝她胆大；低頭往下瞧；一出門就蹈之大吉。她知道那個街頭，有一個當舖；當了錢，做些什麼，他也有成竹在胸。

珠寶鋪夥計，檢點東西，缺少一件；當然疑心到乃凡身上；這個窮苦底婦人，怎麼能買貴重粧飾呢？好幾個夥計，一同追到街上；嘴裏大喊「捉賊！捉前面底女賊！」乃凡聽見喊捉賊，不再跑進當舖；急忙在街上奔。立在四叉路底巡警，立刻把她揪住；橫拖直拉，把她押回珠寶鋪裏；又把指環搜出。

那時，行人早已攏了過來，圍得風雨不透底樣子；有些人說，沒廉恥底女子；有些人說，爲什麼不做工而做賊。

人叢中，有一個穿得很華麗的婦人，跳下汽車，要往鋪子裏，取她預定底珠寶。她向女賊仔細一看，原來是一個舊同學。乃凡此時，要想向後躲避，但人衆太多，躲避不了；闊婦人看得明明白白是舊同學。

這位闊人是張劉蘭，心裏有點驚疑；向掌櫃底說：

我認識這個人，她一定不偷東西，或者你們弄錯了罷。

闊人底吐餘，或是武裝人底吐餘，向來沒有不香的；老班希圖下次底買賣，自圓其說；或者我弄錯了，這個指環，大概是不小心掉在手帕裏頭了。

張太太原來知道乃凡底英賢；料她在榮華富貴中生活；不料她潦倒到這般田地。人衆散去之後，她乘隙拿一張十元底鈔票，遞給乃凡；又低聲說：

想不到你今天這般可憐；等一天，你到我家裏來；我可以提拔你一把。

張太太指定一個日期，就是她丈夫不在家底時候。

乃凡昂起頭來，精神稍振一點；但是眼睛裏還是含羞；說幾句感激道謝底話，就趕緊走開了。走到街上，忘不了剛纔底羞辱；但是，立刻又惦着她女兒；十塊錢在手裏，足夠救出平兒底小命；趕緊買了藥，和一件便宜底玩物，雇個洋車回去。

鄰人不知道乃凡臉色爲什麼這樣青白，怎麼一回笑，一回又哭。平兒還以爲母親成心逗她笑，所以她就嘻嘻底笑起來了。

二十一

張太太叫乃凡第二天晌午去看她。這個時候，她已經起床，丈夫也已經出門。乃凡想：張太太指定這個時候；或許因為她丈夫知道我底醜史，不許我跑進他們底門。

第二天，心中第一件大事，就是去見這位富貴同學。她想，老天爺哀憐無罪底女子，所以送人來救她。

一清早，她就起來，把破衣服刷刷補補；即使如此，總不能穿着得整整齊齊；她想，在鏡子裏照一照，可是沒有鏡子，只有一塊破玻璃；模模糊糊照出一半。在破鏡子面前，她就眼淚汪汪；她與她相差這麼多啊。

她底朋友，年紀比她老，相貌比她醜，學問亦不及她；然而滿面風光，呼吸底都是安樂和幸福。乃凡準時而到，抱着最新的希望。

張太太所住底房子，也像她打扮底一樣華麗；房櫺數不清有多少；僕人也不知有多少；她上門求見底時候，門房裏彷彿早已奉到命令。

門房人，帶她穿過好幾欄華美底客廳，吸烟室，賭博室，遊藝室，欄欄都有極富麗的陳設。

乃凡一心想見朋友，沒功夫細瞧這些。門房請她候一候；理髮的，修指甲的，……都在候着呢。乃凡坐在舒服椅上，彷彿還感得昨天拳打腳踢底痛苦。她撇開這些念頭，急急要見這位總角之交；或者可以說點實話，吐出她的肺腑。

昨天夜裏，她已夢見一個有力底人，把她救出地獄。

朋友接見她了。可是她一句話也插不進去；這有張太太一個人侃侃而談，誇耀她的富足；有馬車，有汽車，化粧品，首飾和衣服，沒有一件不是稱心如意；裝束一天要換三次，粧飾也要多少銀子；……

張太太又誇耀時髦底新生活。

時髦二個字，觸動乃凡的心；當初，她也醉心於時髦二字，自由！獨立！她就說：

一個人應有自由生活之權利；一個人也……工作……。

工作二字，沒有走入張太太耳朵；因為她還沒說完滔滔底雄論：

你知道我化多少錢麼？不是我化底！都是他替我化底。

乃凡問她：你丈夫這樣富，地位當然很高；莫非他是一個軍閥底換帖兄弟嗎。

張太太說：啊呀！你還不懂時髦二個字！何必全靠丈夫呢！只須結交「想吃天鵝肉」底人，就是丈夫也可以得到餘蔭；我丈夫現在做海關督辦呢。

張太太把指上鑽環，臂上珠鐲，褪下來給乃凡看；又說都是真的。乃凡頭額一皺，嘴唇一吻，彷彿吃了酸醋。

張太太還是誇耀不休：一部份外國人，我們認她們是高貴的，生活也是這樣。她們都有姘夫；姘夫越多，他們的聲名越大；丈夫也越有人捧他屁股。趙太太，錢太太，孫太太，李太太，姘夫數目，算

不出來多少；她們比那個軍閥一樣富；那個「三不知」底軍閥，不知他有多少錢，不知他有多少兵，不知他有多少姘婦；她們也是不知有多少姘夫呢？你不看見有些姘婦，還在公使館大宴席上，坐着首席呢？他們豈不知她們是個姘婦嗎！

乃凡既不認識這個，也不認識那個，心裏光想着張太太嘴裏吐出底那句話：「時髦新生活，高於我國底舊式生活；一個女子，知道獻媚於男子，就可以受媚於男子，吃着也就可以無窮無盡。」

張太太坐在楊妃榻上，叉起腿，蹠起腳，嘴裏啣一根紙烟，毫無羞愧之色；乃凡實在看不上眼。但是她還是口如懸河：

「丈夫也樂得如此；他也可以自由，也可逛逛窯子，也可尋尋姘頭；我也一點兒不管他；並且我也知道他，要結父一般政客軍閥，必得把女子作媒介。」

乃凡問她有小孩嗎？她說：

小孩子有什麼用！傳宗接代，是老祖宗底舊話；我們新婦女，不管那些了。頑固婦女，喜歡生孩

子；新婦女就應當避孕；你看，那些外國人，不是很少孩子嗎？她們聰明，知道避孕；萬一還是有孕，或亦可以敲個竹槓。

乃凡眼睛呆得直瞪瞪；張太太還要聒她耳朵。

「你有一個女孩子；你說她長得很美，她就像你了。從前我們在學堂裏時候，你是最美的一個；你現在就可以創造頂快樂底生活；你們二個美女，一個過去，一個新來；況且，你還是年輕，人人都要和你調戲；你可以設立一個門戶，招待一般男子，喝喝酒，打打牌，男子輸錢，就是買情；女子只須賣情，就可贏錢；至於工作，不過是一個名目；你色衰之後，女兒就接上了。」

乃凡臉紅，直紅到頭髮尖上。她生來沒有做過情的買賣，也沒有傲她的德；她有一個血心；愛就是真愛；哀也是真哀。或者就因她有血心，所以醜醜社會，就要看不起她，就要不容納她。

乃凡心裏想：憑着血心做事，所以苦到這般田地；拋棄小孩，固然是我底罪過；然而比那欺騙淫蕩底生涯，我的罪過，還可原諒呢。

張太太還沒有說完；乃凡再耐也耐不住了。新生活三字，從前看作神仙，現在要把牠踏在脚

底；踏在脚底，還恨牠刺脚呢。

乃凡不能再吸此齷齪空氣；要奔出門外，換換新鮮空氣；她就走了。

乃凡在路上想：真底如此嗎？莫非是一夢嗎？從前所謂賤生活，現在稱爲新生活了。

乃凡是一個再純潔不過底女子，在這個新世界以外生活底女子。她毋寧雙倍作工，三倍四倍作工；她不肯跳入這個萬惡底臭坑。她要培養平兒，叫她成就一個新式女子；但她所謂新，全不是她所聽得底這種新。

吃苦嗎，原來已經吃慣了；一筆冤孽債，原來須拏煩惱辛苦來償還；卑賤的榮華富貴，不足動她高貴底心，不值她底鼻笑。

她仰起頭來，昂昂然向家裏回去；好像一個皇后，可以做盡天下。

在路上，她想到過去，想到將來；忽然看見一輛汽車，疾行如飛；雖然揚塵迷目，她還認出車內底人；這個人還向她一笑；用手招呼她。

二十三

鄰居盡力幫助乃凡，像家人一樣，常常見面，也常常商量事情。有一天，洋車夫拿進一張白話報，叫作「中國的將來」，出版未久，全用國音字母；所以，洋車夫亦能够懂。這個報紙的宗旨，和牠的主筆先生，洋車夫同伴裏，也會議論好久。現在，他一五一十底告訴乃凡：主筆先生是黃大任；他的女人，跟別人逃走；拋棄她的丈夫；又拋棄二個孩子；你想，這種女人，該死不該死。

乃凡聽他這樣說，眼睛嚇得像牛眼睛一般大；心裏只好勉自鎮靜；輕輕答了一聲：你說得不錯。

洋車夫未看報紙以前，原來早已聽見這個新聞；滿城風雨，比新世界的廣告，宣傳力量更快。

他現在聽說不錯，講得更起勁了。

這個黃元生，學問很高；地位也很高；是一個革命大家；一點也沒有瞧不起下級社會。他說中國的人，一定是平民；上級社會的人，都太腐敗。

洋車夫抬一抬頭，自認也是一個人；他知道，現在一個部長，品行還不如一個小偷兒；現在一個軍閥，只認得金錢。他也知道，新時代內的良心，像紙烟頭一樣，丟在地上。

洋車夫並非一個愚人；有時，講些齊東野人之語；有時，講點世界大勢；常常可使母親和孩子，一同發笑。他蹺起二隻腿，黃烟管咬在嘴裏，侃侃而談，旁若無人。

外國新生活：外洋買鎗械，不是好東西；牠把我們殺得太快了。新女子騙他丈夫，丟棄小孩，亦不是好東西。但是，外國也有好東西；鐵路可以縮短時光，減輕運費；這可算是新文明底好東西。機器可以抽水灌田；化學肥料，可以增加農產；這也可算是新文明底好東西。至於新婦女，除非她工作自養……究竟那一種是好的，那一種是壞的；這個報紙，看得清楚，說得明白……。

乃凡聽他這些議論，很不耐煩。他要知道她想什麼；乃凡就說：「你的議論，和博士一樣；也和那主筆先生一樣；你說得不錯；若要中國好，要先從民衆做起；誰能體會民衆，誰就是真正偉人。新生活不可誤解；有益就是好的，無益就是壞的。你把這張報紙送給我看，我謝謝你的好意；我要在這紙上，找些工作啊。」

洋車夫說：「你看，第六版有小廣告，不是有人招工嗎？」

報紙末頁，登載幾個大字：「職業介紹」；下面又有幾行小字：「招收紮花女工，可以拿回家裏去做，願就者請……」

可以拿到家裏做，又專招女工，與乃凡的條件，無一不合。她本來知道紮花，現在可以在家，一面做活，一面照應孩子。

深夜，臘燭將殘，芯乾油盡；半閃半明底燈光，正在爭扎最後幾分鐘底生命；乃凡把這張報紙，又細念一遍；裏頭有一篇，署名黃大任，她更反覆細誦；一個字都不放過去；裏頭有幾句說：「國家之亂，都由於人民相知不深。」作者目的，要想出一個方法，可以補救這個大病；作者之希望，要做

到一個誠字；要減去一個詐字；又要使全國新兒童，長養在這個主義之中。

乃凡意見，與這篇論文相同。這是第一回她和前夫有相同之感覺。她瞧着，就睡着了。報紙壓在右腮；她的眼淚，就流在這張報紙上。

那一夜，她起來三次；看看時候太早，又回到床上。最後，起來穿衣，天還沒大明。她一心在找事謀生；雖然接洽紮花的地方，離得老遠老遠，她也毫不在乎；只要能够養活平兒，無論什麼障礙，疲乏麻煩，都擋不住她。

車夫很要好，要把他的洋車，拉她到報館，親懇底向她說：

報館離此地太遠；你也不認路；還是我拉你去罷。我雖然不明白世界地理，連中國本部的地理，也不明白；但是，這個城市，我閉着眼睛亦能跑；我一天要來回好幾次呢。

乃凡不肯；她說：

我若坐了你的車，道怎麼遠，你今天簡直不能拉別的生意了。

車夫再四賣好；她再四推辭；她寧願自己走去。但是她回頭一想，一去要走二個鐘頭；倘是她

到得太晚，那就不妙了。

幸虧有電車；下了電車之後，就離報館不遠。

從前，車夫咒罵電車，怕牠奪去他們的生意。現在，他說牠是好東西，像乃凡一般人們，沒有錢又沒有氣力，電車真貽惠不小呀。

達到目的地之後，乃凡氣已喘，深怕來得太晚，生意被人搶去。然而店門還沒有開；門前一個人也沒有；纔放下心，立在門外等候。末了，紮花鋪開門了。一個矮胖的夥計，眼睛還朦朧欲睡底樣子，出來問她要什麼。

乃凡在夜裏頭，早想到第二天應該怎麼說；那知道，到時一慌，全說不出來；只把剪下來底廣告字條，遞給他看。

夥計說：我們並不急；招工也慢慢底招；但是，你若能減少工錢，我們亦可以做個交易。說完了，他就拿出一捆紙，一包布，還有幾個花樣。

乃凡情願白做，先做一個樣子，讓他們瞧瞧。

過了幾天，她一清早，就把紮好底花，送給鋪子。

老班拿了花，反來覆去，仔細一瞧；心裏想，這女人的手藝真不錯；做得真細緻；嘴裏可說：

現在搶做的人真多，我倒可以給你一點工作；但是，工價怎樣算呢？洋人手工，我們不得不多給一點；軍閥又重重加稅，剝削我們；我們真不容易和洋貨競爭啊。

乃凡不管他用意所在；只要能夠養活她母子倆，什麼條件都可答應。

自那日起，她在電車上，每天往返二次；準是那一輪去，那一輪車來；並且她總坐在二等；手裏提着一大包底花；鋪子給她的活，倒是不少；但錢却不容易賺。她從清早紮到深夜；她所得到的工資，僅僅夠她最低限度底生活。然而工作太勤，倒也可以忘却一切煩惱；因此，也就自足了。

車夫說：乃凡現在的幸福，是這個白話報給她的；乃凡也這樣想。

她每天買這張報紙，要化去二個銅元，在他人看得很少，在她已是巨款；或者，她希望有更好底機會可尋罷。

車夫看她天天買報，也以爲她要尋別的活做。有人以爲，她是念過書底，所以想看看國家大

事。其實都不然；她也不是找貨做，也不是看國家大事；她要看底，是編輯人的言論；是黃大任的意見；她以為社會的進步，比國事還要重大。

日子過得雖不快樂，但痛苦却也減少。

乃凡紮得熟了，收入也多點，就買一個煤爐；燒點煤球，取取暖；母女二人，免得挨凍；屋子裏也比從前乾爽一點。

現在乃凡拚底錢，比鄰居底稍多。陳老娘和她的孫兒，若是沒錢買煤球，就來她屋子裏取暖。平兒雖在這個黑暗的窮房子裏長大，却像一朵鮮花，越長越美；她是真正愛情底結晶；全家底光明，在她一人身上；母親前途底幸運，亦在她一人身上。

二十四

全國沸騰，像天翻地覆底模樣；人人爭論新舊主義底問題。有些軍閥，偏於這一方面；有些，偏於那一方面；並且，同一軍閥，一時在這一方面，過時又在那一方面；天天打仗，民不聊生。尤其是少年的人，如入迷途，不知所從；或者盲從，或者受騙。黃大任用毛筆與惡潮戰；對於平民的勢力，比軍人的槍砲還更強。

「將來的中國」之主筆，傾他全副精神，來與他們爭鬥；他要證明中國之亂，都由於人民相知不深。

對於將來二字，乃凡意見，與前夫相同；她知道，拋棄底二個孩子，受這種主義底薰陶，心裏就

得到一點安慰，得到一點可以傲人底快樂。

前夫的名望，一天大一天；雖然不想分享他的榮耀，但暗地裏也分得一點快樂。

黃大任說：中國人，若要有進步，應該跟外國人一同前進；最危險底，是落在後面；或是跑得太快。

他又說：中國人爲什麼意見紛歧？因爲他們，從小就不相來往；從小就不聽見誠實的話。外國人，小時候愛打架；成人後就肯合作。中國人，小時候不常打架；成人後就撕殺起來；手裏拿刀，嘴裏還講禮讓。

黃大任也替柔弱的女性說話；他說國家的將來，全賴於女子的學問及其精神，因爲女子是人之母；基本主義之種籽，應播於腦袋鮮嫩之童子；幼年最初的教訓，像根一樣；女子越愚昧，國家也越退化，民衆也越講力越不講理。現在中國，應完全改造，改造在基礎底上面；要基礎堅固，除非先教女子有健全的精神和身體。母先清明，子乃忠實；欲有良母，應先培養少女；總之，我們應先求進步及和平。

反之，我們若聽憑女子愚昧，若想靠她柔弱而取利，那中國就沒有翻身底希望了。所以，若要中國強盛，應先扶助女子之柔弱。一家就是一國之雛形；家庭底基礎堅固，國家自能強盛；家庭之基礎，就是家庭教育；就是母的教育。最大教育家，最大社會家，他們的力量，都比母親的力量小；因為播種於小孩腦田者，惟有母親。過去的中國，對於女子，教育太疎忽了；中國退化，就是這個緣故；現在我們要趕快補救；要使女子享受男子一樣底權利；要廢除納妾制度；要講公道。古人說得好，「覆巢之下，必無完卵」；所以我們又要知道，一國貧弱，危及人人；無一人可以倖免；不過遲早遠近，有些分別耳。

底智能。
黃大任不是美國留學生，也不是歐洲日本留學生；他是在中國長大底；他還保存中國固有

乃凡興趣，一天比一天深；這個報紙，就是她的朋友。她把黃大任天天底社論，都仔細底看過，並且和他表同情。

那時候，還有一種新出版底報紙，叫作「強聲」，主筆是黃大任之對敵。這二家報紙，針鋒相

對，天天打筆墨官司。

「強聲」是機關報；勢力偉大；津貼牠的，都是大財閥和大官僚。人們替黃大任取一個綽號，叫作方頭；因為他不肯同流合污。人們替「強聲」也取一個綽號，叫作圓頭；因為這裏的後台人物，素來是滑頭滑腦，沒有一定主張；看風使帆，今日這樣，明日又變成那樣。

「強聲」常和當局通氣；常想打倒黃大任；要封閉他的「將來」。

乃凡看他們筆戰，也想拿紮花針來刺她丈夫的對敵。黃大任想不到他妻子，暗中這麼贊成他的主張。

「強聲」和「將來」方頭和圓頭，旗鼓相當，血戰一團。圓頭的兵力在高處，靠袁頭和鎗子；方頭的兵力在低處，全靠拉車和紮花底平民。

二十五

有一天，乃凡在「將來」報紙上，看見黃大任，創辦一個慈善機關，叫作「無告貧婦救濟會」；報上說要演戲籌款；所有收入，完全救濟無告的貧婦。一星期內就要舉行；城內的票友要演二幕好戲；創辦人的二個孩子，就是戲內主要角色；此外，還有許多著名的角色。

她的孩子，要在臺上表演，誰都能去看；爲什麼她不去呢？她是母親；去看就得買票；這爲底是救濟貧苦婦女；但是，價錢多少呢？

能够看見親生底孩子，無論票價怎麼貴，擋得住她嗎？原來倆孩子的影子，沒有一天不在她腦裏。每逢他們生日，她就上廟裏點炷香，默禱他們的幸福。去的時候，衣裳穿得比平常齊整；吃得

比平常也要多些；並且，平兒也總跟去；天真爛漫底小姑娘，料想母親爲死人祈禱，怎知她爲活人祈禱呢。

頭裏，乃凡怕人認出來；出門的時候，不是晚上，就是一清早；並且總拿手帕掩臉。

過了幾年，沒人理會她；並且，昔日的乃凡和今日的乃凡，樣子也大變了。從前的乃凡，綽綽約約，豔麗富盛；今日的乃凡，臉也瘦了；額上也有皺紋了；並且整日整夜變背紮花，背也永遠伸不直了；若不仔細底看她，誰也認不出她就是美俏的乃凡。她既不怕人認出來，也就隨時出入，不用手帕作冕旒。

這回是募捐演劇，所以票價格外底貴。乃凡知道是痛苦的代價；也是快樂的代價；所以，寧願加倍底作工，來享受一小時的快樂。

但是，入場券必須預定。她想把平兒帶去，還想把很多人帶去，好叫他們平分她的快樂。

她只好向紮花鋪借錢，並許白紮幾件花。錢一到手，就去買入場券。

賣票的說：這個善舉，是黃大任先生發起的；他的小姐和他的公子，還上台去演呢。黃先生可

算是全城愛敬底一個偉人；若再有四倍多底票，也早賣完了。老的，小的，男的，女的，大家都來買票；還有幾張是他人預定的，我不能再賣給你了。

乃凡大爲失望，臉色急得青來白去；急忙搶到兩張，搶來就奔，彷彿怕人搶回去。急急忙忙，把票子裝入袋裏；在路上，她還摸索袋子，看看丟掉沒有。

若是有人搶她的票，她就要和他拚命一鬥；她是母親，看她孩子演戲，她的權利，應該比什麼人都大。

賣票人不知她想什麼；只說這個女子，有點奇怪。

乃凡回去，把戲台的樣子，和怎麼扮演的故事，講給平兒聽。平兒雖從來沒有到過戲園，彷彿也懂得一點；媽答應帶她去，非常底高興。

母女倆，都喜歡去瞧這回戲。可是，她們的喜歡，各有不同。母親的意思，不在乎戲；平兒還不懂社會的生活，但想人在台上扮人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。

前好幾天，母女倆底衣服，已經補得齊整，拭得潔淨。平兒有點煩惱，因爲她的衣裳，不像同學

的漂亮。乃凡安慰她說：我們只要看戲，不要人家看我們。

平兒喜歡人家看見她；她和母親的意思，又是不同。

表演底那一天，乃凡沒有心緒作工；眼睛老望鐘上看；什麼時候還沒有到呢。

二十六

義務戲開場了。

沒有開場以前，乃凡和平兒，早已趕到；戲園裏還沒有人；園丁還沒有打掃灰塵，她們已經坐下了。有一個園僕，不大高興，自言自語底說：來得這麼早！他們大概是不做事底閑人。

等了半天，幕還不開；乃凡自然很不耐煩；平兒看來客絡繹不絕，倒有一點好奇心；乃凡因為將要看見自己的孩子，心裏直跳。

好容易開幕了；乃凡猝然站起來。其實，坐着也能看見戲台，她自己也不覺得已經站起來。照秩序單，第一幕就有她孩子表演。

不錯！一點兒不錯，二個俏麗的孩子，幾千隻眼睛看他們，就是她自己的孩子；是她的是她養出來的！她幾幾乎要擁到台前，要告訴他們說：終身愛他們，一天沒有忘掉他們；但是，做得到嗎？只好暗中流淚。她罵怨眼睛，罵怨眼淚，因為看得迷糊。她就擦乾眼睛，自己叫自己不要哭，因為哭了反看不見孩子。

舞台佈景是開庭審判。女兒小姍扮做辯護士，替窮苦無告人辯護；她兒子異德扮作審判官；別的許多小姑娘，扮做石頭。

小姍輕妙清脆底聲音，如黃鸝轉舌，替窮人辯護。先頭，沒人懂，也沒人留心聽。她耐煩底說了又說；說到石頭也點頭了。

她替國家的和平辯護，替世界的和平辯護；雖然她的誠意感動頑石，審判官還是猶豫不決。他握劍在手，憑藉武力。

辯護士說：你要做審判者，就得放下屠刀。石頭也這樣同聲大呼；呼聲振天地。

審判官想：石頭都已感動；若自己再不把劍放下，異日石頭一定會把他壓死了。所以，他就決

心放棄武力，做一個和平的審判人。

第二幕開場；全體演員，手拉手底跳舞；聯成一個鏈環形。鏈環代表全世界；鏈環上底人數，恰好與世界底國數相同；就是全世界都拉攏着；若有一個演員折斷鏈環，全體都要受苦。

每一個小姑娘底衣服，代表一個國底服裝；每一個男孩，右手拿着一扇旂，代表各國底國旂。體格大的，代表大國；小的，代表小國；弱的，代表弱國。

大任的女公子，體格最大，所以代表中國，她先穿了一件西洋小孩底衣服走出來；別國代表都笑起來。她四週看一看，低頭想一想，急忙跑回去；換了一身純粹底中國服裝，但是已經革新底；體態雍容，廣狹適可，各國都十分欽佩，點頭表示敬意。

一個頂小底小姑娘，代表頂小底小國；像路也不會走底模樣；小嫻與她携手，大家携手做大圈；一齊跳舞，同聲唱歌；歌名「天下烏乎大，大於一。」鏈環折斷，人人滾倒。

最後，小嫻唱孤獨之歌；異德以破劍之聲宣於衆。

全場拍掌，勝會告終。人人都向創辦人道賀，又向演員道賀；這就是她的丈夫和她的孩子；然

而她却沒法說話。

她心裏冒火；這麼好的孩子，是她的血，是她的骨肉；母親不能爭回母親底權利嗎？他們不能認認他們的母親嗎？仔細一想，還是不要出頭罷；免得鬧出笑話；免得傷壞他們的名譽；不！不！犧牲自己的權利；不可破壞他們的幸福。

平兒看戲，看得出神；嘴裏說：

黃小姐多麼美，也多麼好！媽！我很想有那麼一個姐姐。她的哥哥，也是這麼漂亮；他們的父親，坐在第一個包廂裏頭，不停底拈髭微笑；但怎麼看不見他們底母親呢？母親到那兒去了呢？亦許他們沒有母親，像我一樣沒有父親嗎？

平兒樂到出神；母親在暗地裏流淚，她沒有留心。

乃凡心裏，又樂又哀；樂也不能說出；哀也不能說出；只好咽她的淚。

二七

乃凡看報，知道黃大任住址，很與紫花鋪相近；她往來經過的時候，總要在門前停步；向房子裏面望牆壁怎麼樣；窗有幾扇；窗幙是繡，還是潔淨；……。

這座房子，很堅實也很華美；裝飾也很得體；裏頭還有一個花園；很多大樹；一片草地，嫩綠如茵，鮮花也不計其數。

紫花鋪掌櫃的，以為乃凡有點癲瘋；但是她紫花手藝，如此精良；癲瘋不癲瘋，不去管她。

有時，乃凡一點畏心也沒有；挺身而出，眼瞪瞪底瞧人；有時，低頭走過去，彷彿在地上找尋遺失的東西。

乃凡自造一句俗諺：「瓶子既開，就得喝完。」

自那回，遠遠瞧見孩子以後，她更癡想；想要近近底飽看一番。她認識這座房子；但却不是從前由那兒逃出來的房子。

有一天，她在紫花鋪階上，足足站了半天；細看大任房子；掌櫃想她，一定是發瘋了。

她有她的深意；屢次偵察之後，她知道了：幾點鐘時候，總有汽車在門口接人；彷彿就是接她孩子；不過，是真是假，遠遠底瞧不清楚。她想定一個計畫，很巧妙也很危險；她要近近底瞧她孩子；聽聽他們的聲音。

有時，她在白天，也睜開眼睛做夢；她覺得一男一女，就在身邊；她告訴他們說，她就是他們的母親；從前她已死，現在，因為他們，又活轉來了；以後不再離開他們了。就使她不是做夢，亦必是半癡半呆中之幻想。

夜間在夢中，她可與他們說話；但醒來之後，他們倆，誰知道她是親娘呢！

有一天，孩子剛要上車的時候，她在拐彎地方等候；車子一動，她就在街上橫走過去，站在汽

車前面。巡警大叫：「往邊上走！」她不理；汽車撞她一掃，就停下來；巡警過來了，乃凡傷了。

巡警證明汽車無過；錯處在走道底女人，因為她自己莽撞；乃凡也承認。傷了有什麼要緊；她瞧見她的孩子了。她聽見他們說話：「可憐的老太婆，不知碰傷了沒有。」他們還要下車安慰幾句；可是，巡警說：「不要管她，她自己不小心，傷得並不重，不要緊。」說完了，把乃凡帶到警區裏去；汽車平平穩穩底又駛去了。

乃凡受小傷；身上流點血，可是，心裏很快樂；因為已經達到目的。

巡警和汽車夫，把她瘋人看待，沒有什麼要緊；她看見孩子，聽見他們的聲音，她已如願以償。明明白白底聽說「可憐的老太婆」這一句話，她心裏默誦了不知多少次。

非但，身上受傷，不覺得痛；而且，心裏的創傷，反覺得醫好幾分。

一夜過了，明天早上，平兒見母親的眼睛，比平時更紅；眼淚流得更多；她要問母親有什麼；乃凡總不說出什麼；只說：大概害眼紅，所以只管流淚；又說：人有時因悲哀而流淚，有時也因快樂而流淚。

平兒不知母親爲什麼快樂；只見她紮花越發繁忙；身子一日瘦一日。乃凡要培養平兒；要她成就一個將來的賢母。那時，學費很貴；官立學堂，鬧到不成樣子；私立學堂，學費一天大一天；乃凡爲平兒吃苦到底，始終無怨。

有一天，乃凡收到花舖老班的快信；立刻就去。老班告訴她，現在要紮很多花，因爲有一個大主顧；這個主顧，是重要人物；花是爲他女兒結婚用底；總要紮出最新奇的花樣。頂好，你先紮了幾種樣子；明天仍舊這時候，拿到這裏來，我請主顧挑選；那一種合適，就紮那一種。

第二天，一分鐘也不錯，乃凡按時來了。她飯也沒吃，衣裳也沒修飾，大氅也沒有帶；身上還有點冷；躲在黑暗牆角裏，等候大主顧。老班說她總是來得太早；眼睛並不看她。

等了半天；主顧跳下汽車；老班親自開門。恭恭敬敬迎接進來；又說：「你親自屈駕，真對不起。」乃凡不暇細看，誰是大主顧；只管整理花樣。抬頭一看，嚇得一退；立刻昏倒，靠在牆上，花還在手裏；手還在顫抖。主顧原不與紮花女說話，但要看看樣子，就在乃凡手裏，取來一看：「這個樣子正合適，紮得真是精緻。」乃凡半醒半昏，答應幾句迷糊底話；眼前像似黑洞洞的。

主顧看見花樣合適，心裏不要老班注意什麼；就說：「我很忙，我就要走；花樣我已看定；其餘一切，你與紮花女商量，後來告訴我可也。」

老班留住大主顧，要表示本店的信用；我們有這個女工，紮得多麼好；說一畫一，沒有錯過一點兒；您也可以替她稱贊一聲嗎！

大主顧一言不發，抬頭就走。

乃凡的頭，還沒有豎直眼睛向地，什麼也看不見。

老班只知做生意；櫃台前，演了一幕什麼戲，他當然沒有關心。

乃凡日夜趕工；她所紮的花綵，要去裝飾她的女兒結婚的禮堂；這是怎麼痛心的事呀。

花綵於某日某時送到；一點兒沒有錯；簇簇新鮮，水還沒有乾。老班原來不知道什麼用，更不知道爲什麼緣故；大主顧給他雙倍的錢；並且，大主顧再四叮囑，須把錢交給紮花女，爲要鼓勵她進步。

乃凡收到一筆巨款，一筆羞憤的代價。

二十八

乃凡得到錢，她和平兒，不像先前一樣艱難了。可以吃得好一點；可以還點舊債；還替平兒買一件新衣。乃凡允許她這件新衣，已不知多少日子了。

平兒有了新衣，很喜歡；她不懂母親何以還是不樂：

「媽媽！你說借們運氣好，碰到好主顧；也許他還有別的女兒出嫁；媽還可以多紮點花，多掙點錢；這來，我可以繼續上學，一直到畢業；我願意學媽的姨母莫邪一樣。」

他們講起關家來了。

乃凡除掉鄰人以外，沒有別個朋友；平兒在學堂裏，小朋友却不少。

平兒說：媽！我喜歡上關家去玩；他們人口很多。

平兒知道母親不願講家事；所以只和母親講些學堂裏的事情；她討厭那一個；她愛和那一個玩耍；……。

乃凡留心女兒的舉動；要知道她的朋友是誰；要知道她做什麼事；要在暗地裏教導她，叫她不走斜路；要把自己的經驗，好好底規正她。

平兒常到關家去玩。

關家是一個很好的門第；家長是個實地進步的人；教育他的女孩，像教育男孩一樣；都是一種新教育；是道爾頓制度的自由教育；選擇職業，隨他們之所好；婚姻也主張由他們自定。二個女兒，都和平兒同校；並且，一個與平兒同年；她在耳朵上對平兒說：

請你明天來；不要忘掉；很多女朋友，很多青年男子，都要來底；並且，我的哥哥，請你一定要來。

關家二個男兒，都在外國留學；大的，學工程；小的，學醫。

關克勝新從法國回來；幾位親友替他接風。

平兒很樂，滿面笑容；在此青春，彷彿萬物都歸她所有；老天爺救濟他們，不已降下一個主顧嗎！他真闊綽，化錢那麼多；她這件新衣，還是靠他呢。

平兒穿着藍天色的新衣，自己看了一看，居然是一個翩翩少婦了；她還想到同學一句話：「我的哥哥請你一定來。」

乃凡看平兒，翩翩欲仙，心中也是快樂；但仍不免流淚；流在藍天色上，留一濕痕；急忙擦去，倒彷彿像染了淡雲一樣；又急忙向平兒微笑。……

平兒回來，什麼事都告訴母親；宴會怎樣熱鬧；小姑娘和青年男子，唱歌，跳舞，直到半夜還沒完。……

平兒又說：媽媽！關克勝真漂亮；同他跳舞，雖然沒有學過，却是不費氣力；只須跟他的步武，就能跳了；他口音也是十分清亮；他還說我跳得比他人好；他坐着立着，常是在我旁邊，沒有離開一忽；在席上，他挑頂好吃的東西送給我；眼睛常向我看；我現在彷彿還看見他呢！

平兒彷彿神遊天外；彷彿在一條開滿香花底路上；彷彿平地上有個天堂。

後來，平兒天天上關家去；克勝也天天請她過去；他的父母，也是隨隨便便；他的妹妹，原來是好朋友，自然格外底快樂。

平兒問克勝：歐洲怎麼樣，你也得講我聽；你所講的種種，都是很有興趣。

克勝一五一十底講她聽。克勝向來不多說話；但是，有她愛聽，睜大眼睛底愛聽，他變成長舌人了。

一天過一天，他們倆，每次相見，總有題目可談。

有一天，克勝很冷靜，老不說話；但是，眼瞪瞪底看着平兒；彷彿要把他靈魂送入一樣。平兒要走；克勝說，我正有事，同你一路；偕們一同走。在路上，沒有局外人，克勝不覺得左右爲難；就想把心話吐出來：

你是我全家的好朋友；我妹妹們和父母，都很愛你；他們都稱贊你；我更有拜倒裙下之心；你不可做我家的人嗎？……我第一天看見你，你就把我的心魂攝去；我那裏都去過；差不

多遊遍全球；看見過的人，外國人，中國人，不知多少；誰想到，在外找不到的，竟會藏在自己家裏！平兒！你說實話，你願不願嫁我？我打算告訴父母，央媒去求你母親；但是，我先徵求你的同意；你是否也有一樣的熱情……。

平兒不說話；心頭怦怦底跳，彷彿聽見遠處廟裏的鐘聲；滿臉飛紅；眼睛閉一閉，又彷彿要多聽聽悠揚的鐘聲。她想要回答幾句；但是說不出來。母親不是常叫她說真話嗎？她仰一仰頭；兩隻眼睛裏，彷彿看見未曾相識底幸運。她向月亮看，彷彿要謝謝牠；但是嘴裏老不做聲。平兒不想說出她的感觸；只想說出她所應說之話：「我做你們家裏人，固是我的大幸福；我也愛你們一家人呀。」

說完，她又仰首看月；回轉頭來，跑回家了。

克勝會意了，也不再說什麼；只說：「後天你必得來呀。」

一進門，她便伏在母親懷內，抱着母親的頭，說道：

娘啊！娘啊！我爲什麼多麼樂？克勝說愛我；他願我做關家的人；娘！你想多麼快活！我們兩家，併成一家；併成一個大家，像那些大人家一樣。

平兒對母親，一句不瞞。所以乃凡知道，關克勝怎樣聰明；怎樣漂亮；怎樣出人頭地；他見過的人，沒有一個比得上平兒；……。

平兒遇到這位青年，又是世家；又上外國去過；自然可以大快。但是，平兒自己的家世，却反一點不知；連姓也都說不出來。

平兒越樂越起勁，乃凡越發憂愁；要替女兒配婚，必得敍敍家世；那末，生平瞞起的一切，怎麼可以再瞞呢！她越想越昏悶；但她不願叫女兒掃興；所以，臉上常裝出快樂底樣子。

後日距今日，不過一天；平兒已嫌太長；她看看幾點鐘過去了；幾分鐘過去了；彷彿往常的太陽，沒有走得這樣慢；恐怕鐘也走不準了嗎。

後日居然到了。平兒裝束一新；她想要比平常更漂亮；穿了最豔麗的衣裳；頭也梳過幾次；髮上插了幾朵淺淡相思色的小花，就是母親親手紮成的。她穿插得纖穠合度；在鏡子裏照了幾照，

實在是格外嫵媚；並且心花怒發，嫵媚之上，加以活潑，飄飄若天仙。

那天，天色半陰；平兒却覺得分外光明；到了關家，彷彿萬物都麗；人和物都有笑容；路程原來不遠，短路上有遠大的前程。

在關宅門口，大電發聲。平兒捺鈴；她想：不久就是她的家了；快快趕進去罷。

僕人出來，懶洋洋底開門；說主人不在家。

平兒大訝；先前，無論什麼時候，她總能够一直闖進去；無須什麼通報不通報；怎麼現在僕人搶駕呢？

平兒說：主人在家不在家，都不要緊；我去看你們的小姐。

僕人說：不行！不行！小姐亦不在家，沒有一人在家。

都不在家？平兒碰着一鼻子底灰。

那時，雷聲更猛，大雨將至。平兒進退兩難；不知所措。

再向僕人細看；一副冷淒淒的面孔，大概是下逐客令了。

千愁萬恨，湧到胸中；平兒想：究竟怎麼一回事？主人小姐都不在家；全家都走了嗎？究竟什麼緣故呢？我做了什麼錯事呢？……。

無可如何，轉身回家。她覺得，路也遠了；眼前什麼都無色了；究竟是雷雨嗎？還是天地翻倒過來了？前面什麼都看不見；只有黃豆大的雨點，落在身上。

離關家還沒多遠，在三叉路口，克勝等候在拐彎地方；看見平兒，滿臉愁容，迎面走來。

我親愛的平兒！我們失望了；父母不許我們訂婚。

他說的時候，聲音斷斷續續，每個字咽在喉內。歇一回，又說：

父母和祖父母，都打聽了；彷彿你的家庭……；你的母親……；我是無福的人；請你

恕我憐我；你知道，自由二字，儘管說得好聽；但是，我還不能不服從父母之命。平兒！我心已碎；

我誓終身不娶；我們從此分手；從此長別終身了。

霹靂一聲，平兒也受雷殛。

然而那時天氣，業已雨過雲收。

二十九

平兒回到家裏，神色像遇盜劫一樣；乃凡急問什麼。

她擦擦眼睛，因為眼淚已經流出來。她的頭，倒在母親肩上；嗚咽底告訴母親：關家僕人，怎樣阻攔她；後來，關克勝怎麼解釋。

平兒在母親面前，從來不瞞一事；母親也體貼女兒；無微不至；一個哭，一個安慰她；乃凡沒有話了，就替她拍背，叫她不要嗚噎。

夕陽已下，晚光由門縫裏送入屋內；把母女二人，包圍在暗慘之中。那時，正是寒秋，又在暴風雨之後；風還在空中時嘯時停；零落地雨點，還微希底擊窗；高遠底天，彷彿披着一件灰色底喪服。

平兒漸倦；在母親膝上，昏昏睡去；乃凡輕輕底把她抱到床上；替她脫去衣裳。

乃凡坐在椅上，想入非非；她抖起精神，眼睛像枯井一樣，不再流淚。她想：女兒前程底障礙，就是她。

什麼痛苦，母親都能忍受；但是平兒無罪，不能累平兒。她想要消滅這個障礙；要成全平兒將來底幸福；她要替平兒開闢一條大道；開闢一條光明自由底大道。

乃凡自己看自己的手；兩手固是輕輕，但已不是纖纖的玉手；也有針刺底窟窿；也有剪壓底厚皮；也有顏料染成底枯痕。她想：兩隻弱手，雖然如此，但還能打斷鐵柵，打斷障礙女兒底鐵柵。無論如何，志見既定，力量自生；什麼都不怕。

乃凡痛苦一生，因為有一個心。現在，也因為她有一個心，所以要打破平兒的障礙……

她所以含苦偷生，全為這個愛女。現在，既然妨害她的前程，惟有將己身消滅就是了。

乃凡終身沒有休息；「勞而倦，倦而眠」就是她細微底休息；她想：此後長眠不起，與天地同休，豈不更是爽快嗎。

勞苦底工作，常使她疲憊；却又不許她熟睡；彷彿老天爺罰她作苦工。

「死」這一個字，乃凡原來不怕；她久已是厭生求死底人，所以苟延殘喘者，無非因為做娘底責任未完。

有一天，她問外國醫生，要一點「安神藥」；醫生給她一瓶藥粉；對她說：這瓶有好多藥粉；你要眠，只須吃一劑；不够再吃第二劑；可是，不可多吃，多吃就要「一眠不醒」了。

她聽得「一眠不醒」四個字，倒很快活；原來正要找一個「一眠不醒」底方法呢。

夜裏，工作已完；她把家裏東西，一件一件底整理清楚。她躺在床上，躺在一張無褥底床上一隻手，放在熱烘烘底額上；一隻手，放在怦怦亂跳底心口；眼睛對藥瓶看。她回想昔日底身世；一件一件，像影片一樣，顯在面前；像一年四季，過了一季又一季；但是，她的生平，只有二季，夏季極短而冬季極長。

她這一世到底，受了多少痛苦；她自覺，所有底冤孽，已還盡了；平日所受底痛苦，足夠抵償所種底惡因；今日正可以清白走去了。

一會兒，晨光已微微透出。凡走到平兒床邊，見她睡得很熟，臉對着牆，還帶着微笑；輕輕底抱着她的臉，狠狠底吻了半天；很大的淚珠，一滴一滴底流下來。然後轉回自己床上；躺下；拿起藥瓶，吃了一劑又一劑；一連吃了四口，全瓶吃得一空。不怨天，不尤人，靜等着那虛無的門開。初起，頭漸昏；眼裏只看見一層烏雲；雲外似聞曇花歌……

平兒醒來，天已大亮；她很覺奇怪；不看見母親在桌旁做活。

原來，平兒自從懂事以來，從未見過娘底起睡；娘總比她晚睡許多時，比她早起幾多時。

娘啊！娘啊！

叫了幾聲，不見答應；彷彿房裏已空；煤爐裏也沒有火。向來，煤爐上煮熟底粥，平兒在床上就聞到香味，現在也沒有了。

她覺得古怪，一下子跳下床來，跑到娘的床前。

她有病了麼？

她眼睛張得很大，但是停睛不轉。

扶扶她的手，重到像石頭一樣。

一生純潔底乃凡，與世長辭矣。

平兒，膽也嚇破了，魂也嚇散了；她手腳顫抖，圍着床亂跑；張大眼睛，自己也不知道要尋什麼。忽然在床前地上，看見二封信；一封是給她底，一封是給別一個人底。

現在；死人說話；雖然寫得明明白白，平兒怎麼唸得出來呢！

我的親兒愛兒！我今晨長眠不醒，因為我要休息去了。我不早死，全是爲你一人；全是爲你的幸福。昨日晚上，我纔看定：我若活在世上，非但不能成全你的幸福，反要害你終身了。我與大造化爭，我與人權爭。我想：人雖不講公道，天爺亦許憐我，亦許恕我。你千萬不要哭，你可憐底母親，與世長別，一生清白，問心無愧。我留下一封信，不要拆開，按照地名，你今晨就應該送去。昨天我答應告訴你的事，今天可以不言而喻了。

母親乃凡絕筆。

平兒手裏一封信，比一塊石頭還重；淚如泉湧，湧在母親額上。收信人是誰，信裏說些什麼，都

不知道。

好久好久之後，平兒把信送去。

鄰居依舊是個窮人；依舊是個忠友；替平兒看守死者。

平兒問到那個地方，一看是最大最麗的一所洋房；門口還有站崗底人，穿着制度，威風凜凜。她心裏想：母親和這個富人，有什麼關係呢。

號房裏人，問有什麼事？平兒說：

我要親自與你東家說話；這是死人底最後一句話；她還沒有殮呢。

「死人未殮」這句話，門人聞所未聞；但是，不能放她進去；因為向例須先通報。

平兒把信交給門人，囑他務必轉達。

黃大任拆開信封；看見字迹斷續。像手指不能握筆底模樣。蹙額想了半天；旁人一看，就知他心裏有二種思想；忐忑不寧呢。

我給你這封信，不知經過多少次底思量。我認識你，因為看過你的「將來」這張報；唸過你

的「相知」這本書。離得你越遠，我看得你越真；時候離得越長，我與你離得越近。你的高貴底主義，就是我的活命底原料；二個我的孩子，發育在這種主義之中，就是我的最大底安慰。我現在要與世長辭；但未行以前，要先向你聲明；我所受底痛苦，足夠抵償我所犯底過失。我沒有偷生，我之生全爲義務，全爲女兒；然而我之生，又成爲她之障礙；成爲她底幸福的障礙。我所飽嘗底一切痛苦，不知道你留心也沒有。送信的女兒，是我的女兒，也是你的主義底女兒。我把這個清白無罪底小孩，托付與你；求你保護她；給她一個姓；把她阿哥姐姐都給還她。他們三人，有我的血在裏面聯合，你千萬不可拒絕一個弱婦最末一次的哀求。乃凡遺筆。

黃大任向來決斷敏捷；現在雖然在震駭危疑之中，決斷依然敏捷。吩咐僕人把孩子引進來。

平兒徐步走進，愕然不知其身何處；這個主人，不就是戲園裏審判官辯護士底父親嗎。

大任叫她在對面坐下；又叫他二個孩子來。

小嫻雖然新婚，但常常歸甯。父親和女兒，從前常是坐在一塊；現在，她坐父親這一邊，異德坐父親那一邊。

大任叫平兒敘述故妻可憐的生活。

平兒一邊嗚咽，一邊將娘的生活說給他們聽。講到母女們隔夜抱頭痛哭底時候，平兒說：或者是我的過錯；我不該將我的傷心事，告訴母親；就是這椿事，害殺她了；害死我仁慈可憐底母親了，但是沒法子，因為她教我誠實二個字；我的苦，我的樂，都和盤托出；沒有一事瞞她。

小姍異德，一同搶嘴：正像我們一樣；我們也是如此；什麼事都告訴爸爸。

他們三人，雖不在一處長大，其中隔離一層社會底階級；然而他們的教育，都是「相知」兩個字。

二個孩子，聽到心酸，慢慢底離開父親一步；走到平兒身邊；一人握她一隻手；三人一起哭可憐底母親。這一個，哭她朝夕相依底母親；那二個，哭他從小離開底母親。

大任將平兒收爲義女。

一年以後，大任忙忙碌碌，預備平兒和關克勝結婚底儀式。

「相知」這本書出版以來，黃大任底名望，一天更大一天；他還由「社會改進社」得到一個大獎。

